

橋西雜記  
玉井山館筆記  
附舊游日記







橋西雜記

葉名禮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雜西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

七〇八二上

錫

本館據滂喜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葉丈潤臣承家學。擁書數萬卷。有志纂述。少以詩名。故羣目爲詩人。所箸有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皆未卒業。橋西雜記則隨筆最錄之。書涂乙過半。然首尾完具。中述掌故志舊聞。有資考訂。致功良勤。橋西者。丈所居紀文達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丈與家大人同官內閣。過從親密。祖蔭曩曾奉手受教。己庚之間。丈改官赴浙。膺疾遽實。聞者憊傷。乃不及十年。藏書散盡。遺箬淪諸廢紙。已刻詩編。亦不知歸何所。此記幸得自棄擲之餘。爰爲校正字句。刻以存之。撫今懷昔。感何能已。同治十年六月。吳潘祖蔭。

# 舊游日記

余方七齡居金陵。年二十四移家揚州。然歲必還金陵。金陵猶故鄉也。山水釣遊。迄於今不忘。咸豐癸丑。粵寇東下。金陵陷。越同治甲子。始復其城。余官京師。不能歸。鄉人來者。昔所登覽遊宴之區。問無復存。其與共登覽偕遊宴者。又死亡盡矣。國家用兵十餘年。僅乃削平。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天時人事。默相感應。用以復前之豐美。類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余昔所歷。則邈焉必不可再。夫事之不可再者。皆不可忘者也。爰於暇日。追誌其概。命曰舊游日記。其不繫乎游。而因以及者。則連類書之。同治戊辰二月海秋自序。

嘉慶丁丑。外王父孫松溪先生。官淮南。批驗大使。因僦屋金陵城北蓮花橋。余母孫太恭人挈余居之。時年七歲。是爲居金陵之始。是年九月。由大使君真州。官廨至金陵。方依太恭人讀書不出門。

明年戊寅。余年八歲。太恭人授讀春秋左氏。仍不出門。五月。太恭人挈乘小舟。由蓮花橋南行至秦淮。又西出西水關。遊莫愁湖。湖干華嚴庵。有徐中山王勝碁樓。樓祀王象。下爲水閣。祀盧莫愁。湖之西南。隔岸爲石頭城。城濱大河。風檣隱蔽林外。而湖中蓮葉田田如散錢。鳧鷗浴波。煙日晃漾。與漁舟相激盪。薄暮還過秦淮。燈火初明。笙管。璫曹。青簾。朱闌。時見人影。二更歸。背讀城濮之戰。訛數字。太恭人笑曰。遊誠可廢學。是年遂不再出。

己卯三月。讀左氏傳畢。時易尙書詩禮皆熟。至是讀儀禮。讀文選。初爲帖括。從孫先生承吉遊。先生舅氏

敬齋先生族姪。多病。顧太恭人督教嚴苦。儀禮倍備。常讀至漏四下。益無間出門。九月太恭人命一僕導余遊十廟。廟在雞籠山。山在蓮花橋北。不二里。爲劉宋時雷次宗聚徒教授之處。東卽雞鳴埭。有寺。又東爲臺城。後湖穿城流入。沿山溝中。溝長四五里。障以石闌。自臺城而西。又南入於秦淮。北阻於山湖。卽秦淮之原。其由城南東水關流入者。則原於句曲之華山。與溧水之東廬山合於府東方山。西流入於秦淮。卽今之東水關也。又西出西水關。至石頭城。入於大江。後湖名元武湖。卽蔣陵湖。發原於鐘山。鐘山。蔣山也。入爲青溪。故有青溪閘。吳赤烏四年。鑿東渠。通北塹。以接元武。湖水南接於秦淮。其接秦淮處有閘。今不知其處。疑今東水關卽青溪閘。今自雞籠山至西水關。皆曰秦淮。中間去山南又東數里。沿河有青溪里巷。或古之青溪。而雞籠山下。明初立十廟。又名山曰欽天山。今廟無十。然猶曰十廟。方余遊時。亦但知爲十廟耳。是日茶飲道士廬。道士居山上。眞武閣。俗曰北極閣。後有亭曰曠觀。四望莽蒼。江城塔樹。一覽可盡。道士長髯。忘其姓。又十年。別一道士居山閣。則能歌工擲笛云。



# 橋西雜記

清 漢陽葉名澧撰

## 男子入學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皆然。案北齊書李渾弟繪傳，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 地名當遵功令

劉氏埭片刻餘閒集金陵明之留都宗廟社稷臣工咸在。是以有南京之稱。國朝定鼎燕山，改爲江甯府。乃江南列郡，何得復以京名。無如俗口相沿，未能變易。直隸天津衛改爲府治，設附郭縣已久，而仍呼爲衛。且省文曰衛裏，甚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凡此雖似無關重輕，實則有違功令，不可不急爲更正也。

## 葉氏藏書之祖

嘉定鎮江志卷二十一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祕閣所傳居多。頌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爲丹徒尉，頗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遂爲葉氏藏書之祖。又卷十七葉夢得崇

寧問丹徒尉

儒林外史

坊間所刊小說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卽施偕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爲作傳

列朝詩傳

顧黃公先生景星言列朝詩諸傳爲虞山生平純粹以精之作闡幽提隱功更不細當絳雲樓火時親見有緋衣者指麾烈焰上乃大叫曰天能燒我屋內書不能燒我腹內書吾當再爲筆之指其所撰國史也後乃作列朝詩諸傳至選詩多出程孟陽之手見耳提錄

塔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五佛塔注或云塔婆或云偷婆此云方墳亦言廟一義也經文從革作鞞橐亦防捍也鞞非此義卷六寶塔注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爲相也塔字諸書所無惟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孫氏星衍莊氏旻皆以古無塔字借鞞爲之塔爲後人所造名澧案鞞通作鞞淮南兵略注鞞鼓鞞聲玉篇引字書塔物聲是借用之證信爲後人所造說文新附塔浮屠也廣韻入聲二十八盍塔浮圖當爲塔字本義其本字當作刹一切經音義卷六金刹注西域別無旛竿卽於塔覆鉢柱頭懸旛經

言塔者。應訛略也。元應習見俗用塔字。不知刹之卽塔。因別有金刹之名。遂疑爲訛略。誤矣。說文新附。刹柱也。與柱頭懸旛之說相合。晉書五行志。義熙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刹柱折壞。此刹字始見於史者。唐高僧傳。唐僧會。吳赤烏十年丁卯。至建鄴。孫權使人求舍利。子旣得之。權乃造塔藏之。更在白馬寺以前矣。南史虞愿傳。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帝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白帖云。莊嚴差別名之爲刹。西域以柱表刹。示以居處也。然則以柱表刹。西域之制。後在中華。則累石爲之。其本字之當作刹。益無疑矣。刹字始見于晉書。字亦非古。說文。踏。蹶也。蹶。進足有所擷取也。當爲字義所本。

### 拆字

拆字術起于宋時。亦謂之相字。金元氏好問續夷堅志。古無相字法。宋末有相字能知休咎。試之頗驗。考宋何氏蘧春渚紀聞卷二。謝石拆字一條。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閒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葉氏紹翁四朝閒見錄卷一。亦云。楊王沂中閒游郊外。遇相字者。是當時多精此術者。

### 前定數

內閣大庫中。向存子平若干箱。曰前定數。庫鑰爲典籍廳所掌。辛亥春。予偕某啓鑰往視。僅存數十冊。篇頁零亂。玩其紙墨。明人所爲。一老隸在旁云。三十年前。某相國取其大半去矣。聞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

寫本大都已往驗而未來之事多不足憑。

塞上六歌

常熟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康熙中王師北征曾從出塞賦詩一卷漁洋山人稱其精悍雄拔似供奉嘉州卷末附塞上集唐六歌歌各爲序打鬼云番僧最尊者爲呼必辣吉能悟前身人稱之曰胡圖克土華言再來人也次朝爾吉次勺煞次喇木占巴次噶卜處次溫則忒次德穆齊次合楞次合絲規次合唎爾次班第次合由巴次戮由巴次骨捻爾次顛馬女僧爲尺巴甘赤有室家者男爲吳巴什女爲吳巴三氣總名之曰喇嘛打鬼者梵言都勻是日佛殿上燃燈千盞建大旗於殿四隅旗繪四天王象戮由巴鳴金傳執事者齊集設胡圖克土座於殿之東朝爾吉以下俱列坐一僧名茶勃勒氣散淨水於衆僧掌中無常職班第爲之几上陳胡朗叭令以醜醜拌麵作人獸形蓋鬼食也二甲士左右立以帛束口恐人氣觸之鬼不食也班第扮二小鬼對舞以夜叉睨其旁向內一呼卽潛入人叢中撒麵以謎人目殿內吹鋼凍西番樂器前骨爲之見芝仙出集諸樂隨之以奏合唎爾十二人戴假面扮馬哈喇佛備極殊怪雙雙跳舞而出其一曰厄利汗文殊化身二曰作嘛知文殊之護法神三曰嘛哈噶喇四曰喇嘛皆觀音化身五曰威叉叭喇六曰滋那噠喳七曰著基阿拉喳八曰冬琨著煞九曰生合冬東十曰出孫冬東十一曰煞拉瓦十二曰摸黑皆觀音之護法神也惟厄利汗煞拉瓦爲牛鹿扮面餘皆不可辨合楞十人扮十地菩薩錦衣花帽繼之而出手執腦

骨梳。枯體棒。又杆綵縷等物。旁立番僧數百人。人持鼓與鉞。鼓鉞之徐急。隨其跳舞之節奏。赤甘巴出。吳巴什夫婦。執香環繞。溫則忒宜開經偈。衆僧朗誦祕密神呪。吽聲如雨。鈴聲如雨。喇木占巴以胡朗叭令。擲於地。於是牛鹿二假面。持刀砍地。作殺鬼狀。復有一僧曰。乃沖戎裝執戟。吐火吞刀。云神附於身。觀者皆膜拜。奉單巾於神。以問休咎。跳舞畢。合由巴以糖一鉢。候於戶。抹衆僧之口。而佛事終焉。譯者曰。烏斯藏有碉房。爲邪祟所據。白晝攫人飲食。喇嘛乃扮假鬼於房中飲食。以誘真鬼。因扮諸佛排闥以入。而打之。故名之曰打鬼。今京師番僧寺。上元除夕亦爲之。蓋猶周禮帥百隸以時儺之意也。蒙古棋云。局縱橫九綫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礮一將。別以朱墨。將居中之右。礮居中之左。上於將一罫。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差同乎中國者也。其棋形而不字。將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駝或熊。迤北無象也。多卒。人衆以爲強也。無士。不尙儒生也。棋不列於線而列於罫。置器于安也。馬橫行六罫。駝橫行九罫。以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爲界。所爲隨水草以爲畜牧也。卒直行一罫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去而復返。用同於車。嘉有功也。衆棋還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爲敗北。考象戲始于周武帝。司馬溫公損益其法。爲古局象棋圖。蒙古此戲。其仿中國。或以意創爲。皆不可知。然國人爲之。亦遂有工拙之不同焉。彈喀赤哈云。喀赤哈者。羊膝髑骨也。骨分四面。有稜起如雲者。爲珍兒。珍背爲鬼兒。俯者爲背兒。仰者爲梢。爲此戲者。各記一骨爲馬兒。以二骨卜地。分甲乙。珍先于鬼。背先于梢。甲以骨若干對拋于地。珍鬼背

梢從其類以彈之間有豎立者愁必負因其類之難得也中則取若彈此而擊彼則前之所取皆罰出不中乙檢餘骨復拋而彈終計所得之多寡爲勝負馬兒爲人得去倍其數以贖採珠云龍珠在額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鮫珠在皮鼈珠在足皆不及蚌珠之在腹者其用普嶺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皆不及東珠之色如淡金者其品貴東珠產遼之松花江源出天池鰲荒萬里人迹罕至是水皆有蚌是蚌皆有珠八旗舊有採珠人刳木爲舟溽暑入江以一木插中流沒如沈鼈出如輕鳧與魚龍並游而不相害額設將軍都統以監之珠八分以上者充貢次歸其主細碎者禁勿取歲終以勤惰高下其賞罪人免死者發烏喇差遣或以助此役初學者以長繩繫腰入水取蚌急則振繩挈之而起既而習于水勇于泅轉相傳授習以爲常邊植柳爲界有軼出者怪鳥鳴喚其前邏者踪跡之卽得無一人亡者而川澤之利其用遍于天下矣打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隕霜封樹風搖樹巔墮地如積雪貂行霜上跡可數也土人張毳幙以幙爲居畜三犬一守一逐獸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跟蹤云跟貂霜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前得其樹樹多孔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煙貂畏煙緣木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鳥雀飽則宿樹杪跳枝竄葉疾如森電間以木弩射得之探蓐云遼東產蓐之地有二近者鷹額口遠者江獺江鷹額在盛京東三百里產蓐少江獺在甯古塔東北去盛京可五千里產蓐多故人皆舍近而趨遠歲於春三月裹糧行秋七月至其地至

則伐木列柵。推一人爲長。曰山頭。衆隨其所之。期盡一峯而返。人皆以布囊蒙首。留二目如面具。左手然朽木以驅蠖蟻。右手持銳木以禦虎豹。披荆棘犯風雨而求之。雖山崩水溢勿顧也。夜歸柵中。蓐或蒸或煮。貫以線炙乾之。聽怪獸之聲。遶柵而號。巖谷震動。間失道暮宿樹杪。嚼蓐以代食。強弱不敵。多爲人所劫害。霜降以後。草木黃落。無從辨其根莖。採蓐之人。于是乎歸。蓐之性背陽向陰。喜卑溼地。雖草長至尺。而苗必高出其上。其根遇鐵則爛。其苗隔歲一苗。未苗者名啞蓐。如花之歇枝也。然採之者有幸有不幸焉。或終日不獲一。或舉一而遇百。或數十步外望之有光。或以足踐之而不見其形。三極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蒼。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羣飛啄食之。蓐子非從雀腹中過。墮地則不甲坼。其叢生樹下。雖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序詞詳贍。足備志牒。詩亦荒怪奇詭。無襞積之痕。篇長不錄。

影

宋人都城紀勝。題曰灌圃耐得翁撰專記杭州故事。凡影戲。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裹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正貌。姦邪者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也。此書序作於端平乙未。宋理宗二年也。是南宋時卽有此戲矣。他如相撲。卽角。傀儡。講史。演公案。打筋斗。踏躑。弄椀。弄毬。諸技。言之亦詳。

漆沙硯

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爲最精。顧澗齋廣圻爲作記。其祖映之嘗於南城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沈。甚異之。後知其爲漆沙所成。授工仿造。克適於用。葵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遂衆。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爲之。製造既良。雕刻山水花鳥金石之文。悉臻妍巧。鄉姪

宋鄧氏肅楫欄文集。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姪鄧某。

蘇子卿墓木南向

陝西韓城縣西北五里蘇山。有子卿墓。柏數百株。咸南向。明崇禎間。左忠貞公懋第宰是邑。拜於墓下。而新其祠垣。噫。精氣所結。格及草木。歷千百年不泯焉。不獨岳忠武墳之著異於時也。

勸善書

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爲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蹟。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成一編。意取於官師相規。以爲有位者勸。見阮文達公元擊經室外集提要。名豐囊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繫吳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爲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



之尤切者附著焉。至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三年。尤爲繁富。

### 楊忠武公訓子語

綦江伍燕堂封翁紹曾錄藏楊忠武公遇春家書一則。論大兒國佐云。現在川中永北。猓夷不靖。將來制軍必然前往邊界。督兵剿辦。如有此信。我舉家大小受恩深重。爾自應告請帶兵跟隨前往。爾此時年正強壯。正可操練本事。學習見識。萬不可賦閒。卽如帶兵打仗。全在鼓勵士卒。駕馭得宜。籌糧散餉。時時調劑。賞罰公正。同受甘苦。方能收攬其心。對敵打仗時。旋探旋進。切不可大意。若能平日恤兵。兵亦願將同心協力。自然所向無敵。至於打仗之法。務在迅速。隨機應變。不可遲疑。爲將領者。首以地利爲重。次要眼力。照料得準。脚跟站立得定。切不可少有畏怯。必須身先士卒。人人自必奮勇直前。一鼓作氣。斷無不制勝之理。若一味自恃勇敢。敵一人者也。此中機宜。要爾審度。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寶鏡。拘定時日。坐失事機。關係甚重。我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全靠心術專一。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衆。此係我平生得力之要法。未嘗不屢戰而屢勝也。要爾領略諸事。謹慎而行。方可以仰報聖恩。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爾其勉之。右所言。切中行軍之要。公一生戰略。具載國史。及族子誠村通侯芳所述。中外勤勞錄中。

### 忌辰禁嫁娶

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聖祖仁皇帝忌辰婚娶。爲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通行時憲書。於列祖列宗並歷代列后忌辰。不載宜嫁娶字。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後。永爲定式。定例。凡忌辰。皇上在宮中。素服齋居一日。而臣庶酬酢慶賀。不敬莫大乎是矣。聖訓煌煌。昭垂簡冊。第恐窮陬僻邑。日久而漸忘。願天下有司。廣錄諭旨。宣示鄉閭。俾知所遵循焉。

記東園

道光己亥秋日。予與黃蓉石刑部玉階。結詩會於城南觀音禪院之東園。與斯會者。陳雲伯文述。家筠潭。紹本兩丈。及陳君頌南。慶鏞。賓主凡五人。設伊蒲饌。談藝甚歡。聞有詩僧蓮衣。寄居於此。邀之同坐。詢之。乃吾邑儒家子也。二十年前。與雲丈子小雲。裴之相識於揚州。蓮衣初不知小雲之旣歿也。道及小雲當年友朋燕飲之盛。及丈令江都諸惠政。丈憮然久之。嗣是丈往來甚密。蓮衣好吟咏。衆僧不相能。住持見其交游多冠蓋中人。陽示以禮。而心實厭之。予與雲伯丈諷之曰。此地豈可以久居乎。時丈方以縣令謁選吏部。未幾。得安徽之繁昌。將欲攜之同行。予力爲慫恿。慨然諾。買舟由潞河南下。假道吳門。館蓮衣於禪寺。屬家香士道芬。寫蓮社證。因圖寄予。以識文字緣焉。雲伯丈之繁昌後。以事與上官忤。幾遭罷斥。越三年卒。年已七十有三矣。蓉石奉諱歸粵。家庭多拂意事。筠潭丈以鴻臚致仕。流寓江南數年中。先後化去。頌南浮沈仕途。蹶而復振。而蓮衣上人。今亦不知挂錫何方矣。予重過東園。不勝陳迹之感焉。

楊武陵

王氏宏撰山志論明末楊督師嗣昌事極爲允當其言曰或有舉近世奸相及武陵者雪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然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上意非武陵之爲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辨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鄴以引上怒而才不足以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相如謂之奸使與烏程宜與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逞欲黷貨卒以疆場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死耳予曰懼法而死亦賢者事視彼已賜死而周章傍徨營求內外以妄冀赦書于半夜者其相去何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長觀其後所爲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名豐案沅湘耆舊集載督師詩三十餘首讀至歲暮待命蔚州諸作足見當日心事山史惜其才不足以濟變誠爲定論固不必援引顓天錄及他書力爲辨白也

元遺山詩注

烏程施北研國祚熟于金源掌故所著金源劄記外有元遺山詩注十四卷詳于時事而略于故實自言舊稿燬于火友人憇憇更聚書注解七月而成宜其疎漏也卷首列年譜一卷考遺山年譜大興翁覃溪學士方綱歛凌仲子教授廷堪皆有成書詳略互見合北研而三矣元人閻宏曾有遺山詩注本後聞姚

牧菴之言而止。見姚文公繼牧菴集閩君墓志銘其時相去未久，引據時事，當必信而有徵，惜其書之不成也。

陸放翁詩注

稽氏承咸梁溪書畫徵，言其鄉許氏富藏書，有許眉岑仲堪者，注放翁詩集甚詳，惜未板行。今其書不知尚存焉否。他日當向錫山人詢之。眉岑與鮑若洲汀交善，乾隆嘉慶間人也。

蘇東坡詩補注

宋漳州黃學臯有補注東坡詩，王應山閩士記載其目。見查氏慎行得樹樓雜鈔今是書未見刻本，體例若何，抑補施注所未詳耶。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予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亦號詩亭逸老，見程哲所刻蓉槎齋說序。

沈歸愚選詩

沈歸愚尚書德潛，選本朝人詩義例，見存者不錄，獨登黃莘田大令任之作。莘田鄉人，孟瓶菴超然，作書與莘田曰：歸愚選先生詩，固以爲六十年前旗亭傳唱，必已超埃壒而游闔闔，庸知綠鬢婆娑，尙抱膝長吟于烏山白水間也。

瞿稼軒論張江陵

明瞿忠宣公式耜。在掖垣時上疏有云。當神廟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事事綜覈。件件精明。自大臣以至小臣。自內臣以至外臣。凜凜救過不遑。隕職是懼。雖事嫌刻覈。元氣微傷。而廊廟邊疆。皆有精明強固之象。則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至今譚相才者。猶不能不追思之。此數語。與昔人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同一意也。二語。王天庚謁張文忠公祠句。朱竹垞稱爲詩史。天庚名啟茂。石首人。崇禎末。以明經薦不就。

左忠貞公死後事

近人刻明左忠貞公懋第集。附載年譜。言公死後。都門有諸生曹某者。素負狂名。人莫與之語。聞公變。撫而哭之痛。歸鬻得百金。徒步扶榭歸。萊陽張氏爾歧蒿菴閒話。則謂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絰。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兩僕事各家作誌傳。均未載。考劉澤蓀撰公暨劉淑人墓誌銘。金陵既定。淑人北旋。至鎮江。聞先生殉難之信。隱忍問道歸里。收餘燼。迎先生靈車。還葬蘿石先阡。亦不言歸榭南至淮上之事。

順天書院

明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天啓初。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所建。未幾。東林難作。遂廢。後西洋借地修歷。名曰歷局。我朝仍之。曰時憲局。聖祖御書門額。天文歷法。可傳永久八字。道光年間。西洋人不復來京師。無人

居之。今其地亦漸就荒圯矣。自首善廢七八十年。京師無復立有書院。康熙庚辰。大京兆錢公晉錫。設大興宛平二義學。教士宛平寄宣武門外長椿寺。而大興僦屋於洪莊。洪莊者。文襄公承疇賜園也。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嗣是宛平之學并歸大興。延王崑繩源主其事。從游日衆。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文襄孫奕沔不可。乃上疏。託言奕沔願割其地以建學。聖祖嘉其請。書廣育羣材額以賜奕沔。奕沔聞之大驚。而無如何。王崑繩爲之記。備敘其經營之始。乾隆十五年庚午。改名曰金臺書院。至今肄業生徒甚衆。而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蔡夫人書孝經卷

楷書孝經一卷。末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之齋室。凡二十九字。不著年月。攷黃公我朝定諡忠端。具見勝朝殉節諸臣錄。忠烈之諡。唐王隆武時所贈。夫人此卷。蓋丙戌後作也。年譜孺人林氏侍太夫人來京就養。至嘉興病卒。天啓三年事。六年丙寅。先生年四十有二。娶夫人蔡氏。許部蔡乾釜姪女。據此蔡夫人爲先生再娶。或以爲籓室。南海潘氏聽帆樓書畫記誤矣。譜於夫人事不及。志乘他書多紀之名潤石玉卿其字也。幼讀書。知大義。十歲能屬文。事母孝。母病。與其妹刲臂淪羹以進。及歸黃。事姑復以孝著。先生廷杖繫獄。夫人寓書。謂天王明聖。不日霽顏。語不及私。遣戍。復致札云。自古忠貞。豈煩內顧。身後之事。玉卿圖之。及先生死。乃使長子偕門客之江南。得齒髮歸葬北山墓側。流

離播越不脫衰經。與子姪言不踰闕。晚卜居龍潭。長齋二十載。卒年八十三。卒之日。出所臨先生書孝經。付其子。應曰。吾諸孫必有能讀此者。尙其與之。詩文不自存。所傳者。與侯生書。題侯太孺人遺詩二篇而已。見洪氏思所作夫人行狀及蔡堂節錄梁谿詩鈔諸書夫人書法端勁。具有隸體。視先生雖稍遜。然必非俗手所能模範。先生嘗易其名曰孝徽。有以也夫。

蔡夫人墨竹軸。今藏福州梁氏漁洋山人香祖筆記。稱其精繪事。嘗作瑤池圖以遺母。固不僅書法見長也。嗚呼。此特小技耳。詎足爲夫人重哉。因附記之。

### 藏經音義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著錄於新唐書藝文志丙部道家類。改名衆經音義。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學類。有唐藏經音義四卷。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與元應書體例卷數均不相符。新舊書未載其目。又高僧傳云。唐釋慧琳爲大藏音義一百卷。今亦不傳。

### 黃忠端公書孝經冊

明漳浦黃公道周。居官以清苦聞天下。崇禎庚辰。被逮白雲庫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公。惟日奉紕札。丐書。時公拷掠備至。血肉淋漓。日據敗几書孝經。以當役錢。凡一百二十本。皆與獄卒持去。見莊起疇所著年譜及孫承澤庚子館夏記此冊舊藏亳州何氏。今歸于予。題曰第二十九本。作於崇禎辛巳八月。據年譜崇禎十四年辛

巳。公年五十七。前一年庚辰。已在請室。集中庚辰長至後五日。及除夕詩皆請室中作。辛巳之臘。謫戍辰陽。壬午二月始出都。作此冊時。刑曹尙未定讞也。冊首隸書通神明光四海六字。庶人章五刑章。廣至德章。諫諍章。及章末皆自書跋語。

附錄跋語

庶人章第六。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不毀傷爲始。揚名顯親爲終。不毀傷其身。然後能不毀傷天下人之身。揚名顯親。然後能錫天下以和順之名。立身事親。孝之終始。無天子庶人一也。而天子爲大第十六章。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原本於此。

五刑章第十一。上明五德。下明五刑。歸於非孝無親。聖人豫知後世必有楊墨之醜。爲先防如此。

廣至德章第十三。仲尼開口說至德要道。三千年來人都認作孝字。其實只是敬也。敬因嚴生。嚴繇愛出。爲此天性上便有君臣之義。所以把享帝假廟之精神。都於膝下日嚴處看出。所以初言教之所由生也。至是又說君子之教以孝也。可見孝字只是因性立教的路頭。到敬字纔有升堂入室地位。無敬做孝不成。無孝做教不出。看他說此二章。語語分明。要做聖賢。只就敬處著手。

諫諍章第十五。將順愛也。諫諍敬也。非敬何愛。陷不義之禍。至於危亡。無令名之患。甚於毀傷。故甯



右經十八章。今文一千八百四字。此篇炳如日星。與大學中庸相爲表裏。孝爲德之根柢。敬爲孝之要歸。孟子所稱仁義禮樂之實。皆從此出。而孟子說不學不慮。不如說敬之爲要約也。論語一部。皆言仁。獨此經未言仁。所以曾子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之間。中庸一部書。多言孝。獨未嘗言諫諍。所以曾子有從父之令。得爲孝乎之間。有此兩問。爲此篇發大眼目。使聖帝明王。所以仁天下萬世之心。與孝子忠臣。所以救萬世天下至意。晃然中天。不然。後世只說郊祀配天。是報德崇功之極。爭臣爭友。猶有近名近刑之嫌。如此。則素相素臣。皆無復七世觀德之事。諸臣媚子。久據有明德啓免之長矣。此書明明以揚名二字開導。中根以立教二字。獎引上路。凡聖賢作此事。原本心性。與世上聲華纖毫無涉。到其所以立教處。雖毀傷肢體。駁落膚髮。猶且爲之。賴有曾子兩問。於將順匡救處。討出骨肉。不然。是一味過歲飴糕也。

黃忠端書孝經卷綾本

咸豐辛亥人日。予與蘇廣堂給諫廷魁。同游琉璃廠。肆賈人有新自吳中來者。出所得孝經二卷。一爲黃忠端公書。一爲蔡夫人書。元和毛氏物也。一亭雜記忠端公亦有自跋。書於辛巳秋。仍爲請室中筆墨。末後一行。崇禎甲申。秋望日。偶錄石齋白雲庫下書。石齋上予諦觀之。後署字不應重出。玩其筆勢。當是蔡夫人臨本。忠端作於辛巳者。夫人至甲申秋。復摹錄其副耳。洪思作夫人行狀。言卒之日。以所臨忠端

公孝經授其子菴堂節錄徐氏時言夫人善臨池代公作行草幾奪眞嘗偕北上舟中臨衛夫人帖人皆以匹錦售之然皆署公名晚年乃自署亦不輕予人皆夫人代公作書之證考年譜崇禎甲申公年六十其時正上疏福王經營鄴山書舍嗣是朝命敦迫就道而終無還山之期矣卷尾有彭二林進士紹升所作頌一篇文字古雅余與廣堂反覆嗟賞久之不忍釋手廣堂勸予購藏亟取白金五十餅投諸肆取二卷而歸

附錄跋語

大學說本亂末不可治中庸說聲色於化民末也此章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其所因者本也終言生民之本盡矣有子孟子所言爲仁守事皆從此出原本只是看身卽是親親卽是天享祀明堂與立名立教更無兩義耳

顧亭林輓張稷若詩

盛氏百二袖堂筆談濟陽縣志載有顧亭林聞張稷若訃一詩集中不載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詩懸劍後貽來十襲絕韋前原注君有儀禮句衡門月冷巢鴛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蒿菴卒於康熙丁巳季冬時亭林在關中此詩蓋作於次年也名禮案近

余星百丈公張石州穆編亭林年譜此事失載

憫忠寺僧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唐名憫忠。遼金時。典故最多。趙氏翼已考得數事。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偶閱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前有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遼時僧人喜講文藝。此序亦憫忠寺遺聞也。

履歷減年歲

王文簡公士正池北偶談。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考宋時卽有真年官年之說。見容齋隨筆。

錢氏大昕編王深甯先生年譜。先生生於宋甯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九日。後八年。理宗紹定元年。弟應鳳生。與先生同。陳氏僅重定年譜。引宏簡錄道學本傳。父攜。同日雙生二子。應麟。應鳳。並據先生自作墓誌。及先生子昌世所作壙記。具載嘉定七月庚午日。先生與弟應鳳同日生。以正錢氏之誤。名灋案。寶佑四年同年錄。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下注年二十七。以年歲計之。應鳳實少先生八歲。當卽錢氏所本。然不如墓誌壙記更爲可信也。錄中不書真年。亦當時競用官年之證。

端四日

名灋以五月初四日生。因別號爲端四生。後閱朱氏載颺霏屑集。鴻臚高少卿五月初四日生。其子折簡

招友箋尾署端四日人皆笑之。攷歲時記五月一日至五日皆可稱端。宋文信國公生於五月二日其生朝詩有客中端二日之句見指南錄。

小年

文信國公指南錄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作此詩在祥興二年己卯其年以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也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爲降聖節聖祖是日降延恩殿見宋史禮志至乾淳時爲小節夜民間謂之交年見乾淳歲時記前明沿其俗宣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是也。

行

輩行之行有平去聲兩讀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云近時一名流將丈人行誤押陽韻名禮案丈人行宋陸游詩客來都避席謂我丈人行也押入陽韻不自胡氏所見者始儀禮喪服傳鄭注婦人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陸德明釋文行戶郎反漢書匈奴列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注行胡浪反唐人已兩讀杜甫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從平聲讀也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及杜牧詩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從去聲讀也。

書鋪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凡舉子預試並仕宦到部參堂應該節次文書並有書鋪承幹書鋪之名始見

於此。

### 內閣官制

今制大學士滿漢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閣。殿三曰保和、文華、武英。閣三曰體仁、文淵、東閣。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俱從尙書本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六人。漢四人。從二品。食三品俸。侍讀學士滿四人。蒙古漢人各二人。從四品。侍讀滿十人。漢二人。蒙古漢軍各二人。食正六品俸。五品頂帶。典籍滿漢漢軍各二人。正七品。中書滿七十人。蒙古十六人。漢軍八人。漢三十人。貼寫滿四十人。蒙古六人。從七品。謹考會典詞林典故。及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諸書。國初設文館於盛京。天聰十年三月。改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元年三月。增設三院學士各一員。二年三月。定爲正二品衙門。四月。令翰林官由內院補授。閏六月。裁翰林院以歸內三院。定內三院大學士二員爲二品。學士四員爲三品。六年正月。更定內院官制。三院各設學士一員。十年六月。增設三院漢大學士各二員。十五年七月。裁內三院。改三院大學士爲殿閣大學士。十八年六月。裁內閣翰林院。復設內三院。七月。設內三院滿漢大學士各一員。滿學士各二員。漢軍漢學士各一員。康熙八年七月。裁三院滿學士各一員。九年八月。復改內三院爲內閣。十月。改三院大學士學士銜。加殿閣大學士兼尙書。學士兼禮部侍郎。另設翰林院。翰林院於順治時歸併內院。康熙九年。仍復其初。其時大學士仍兼各部尙書銜。蓋自順治初年以來。員

缺無定。出自簡在康熙雍正間。漢大學士三人。以存內三院之舊。雍正七年。授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爲額外大學士。卽今之協辦也。大學士以殿閣稱者。殿四閣二。有中和殿大學士。乾隆十三年。定爲滿漢各二員。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殿銜不列中和。而增體仁閣之名。爲殿銜三。閣銜三。

順治五年。定內三院滿洲大學士爲一品。漢大學士以五品兼漢尚書爲二品。十五年。改殿閣名。滿洲大學士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爲二品。康熙九年。定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亦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爲正一品。尚書爲從一品。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毋庸兼從一品銜。

順治十五年。說學士侍讀學士侍讀等員。中和保和文華武英殿學士各二人。文淵東閣學士各二人。以禮部侍郎兼之。十六年。留殿閣大學士。裁殿閣學士。及侍讀學士各員。現任者以原官留任。缺出不補。滿侍讀學士以下。改中書。仍照品級兼卿寺銜。典籍中書照舊置設。康熙九年。學士仍以禮部侍郎兼殿閣銜。十年。罷兼銜。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定設滿學士四人。漢軍學士二人。漢學士二人。十二年。漢軍漢人併爲漢缺共四人。滿字侍讀學士二人。滿漢字侍讀學士二人。蒙古侍讀學士二人。漢軍侍讀學士二人。乾隆十七年。改漢軍爲漢缺。以漢軍漢人並用。學士秩三品。雍正十三年。侍郎升正二品。學士如侍郎品級。侍讀學士秩五品。升四品。而侍讀亦升五品。給六品俸。

今侍讀學士滿洲蒙古漢人共八員。侍讀共十四員。滿本堂侍讀學士二員。侍讀四員。無漢人。漢本堂侍

讀學士滿二員。漢二員。侍讀滿三員。漢軍二員。蒙古堂蒙古侍讀學士侍讀各二員。滿票簽滿侍讀三員。漢票簽漢侍讀二員。初康熙十年設滿字侍讀四人。滿漢字侍讀四人。十六年增三人。三十八年裁減。尋復增二人。凡滿侍讀十人。蒙古漢軍各二員如舊。其漢侍讀二員。則雍正四年設也。今侍讀學士列京堂。惟考試試差。仍與典籍中書及翰詹科道六部各官同試。侍讀缺出。由典籍中書內揀選。引見補用。典籍本正八品。漢缺以中書俸深者。由吏部題選。乾隆二年閣臣奏改正七品。漢中書缺三十二。乾隆十三年裁二缺。雍正十一年翰林院添設起官注主事一員。缺出。中書內揀選二人。引見候用。其後典籍與焉。雍正元年宗人府設漢主事二員。缺出。則以進士出身之典籍中書及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一併揀選。

### 內閣飯銀

雍正六年令各省督撫藩司。每歲各出銀百兩。爲內閣侍讀學士等官飯銀。而不及學士。十年山海關進羨餘三千兩。給內閣官員學士與焉。而不及大學士。乾隆十四年撥戶部銀庫平餘銀。及鹽關各差二十五處。每年計一萬有奇。而大學士學士一體受賜。其餘各官以數遞減。閣中本匣紙墨之需。仰給於此。下至供事阜役紙匠。亦得沾溉焉。今飯銀庫滿洲侍讀二人掌之。歷年各省積欠未解交者。爲數甚夥。物力盈絀。固有今昔之殊矣。

書賈

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爲江湖小集明隆萬間童珮子鳴有詩六卷皆書賈之少知文藝者

禁白蓮佛事

沈氏濤瑟樹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卽今所謂白蓮教也

內閣掌故宜有專書

六部院寺皆有則例越數年或十年重加增定然宏綱鉅目大清會典一書已括其大指則例特其繁文耳官書之外私家著述如黃氏叔璈之南臺舊聞江氏□□之太常紀要援古證今瞭如指掌亦居是官者所不可廢內閣職掌絲綸地居禁近向無專書其職守非如六部院寺之委曲繁重可以分任于胥史也大而朝章國典細而軼聞逸事將聽其放失乎名禮昔讀山陽阮氏葵生茶餘客話自序直票簽百餘日中粗繙外記一遇夜直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史歲典籍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隨意抽閱如獲至寶心嚮往之及名禮以道光癸卯入直內閣欲搜羅掌故勒爲一書以阮氏之言詢諸閣中前輩則先于道光初直廬不戒于火舊時案牘蕩然無餘悵悵久之暇時因雜輯羣籍中自唐迄明省名官制建置沿革手鈔已成尺許將命名曰中書舊事考友人以仁和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八卷見示反復



披閱。凡有涉中書。靡不甄錄。間加考證。可謂詳而且賅。視名禮倍之。因盡棄其稿焉。又於上海錢氏指海中。得葉氏鳳毛內閣小志一冊。首志其地。次志其官。次志其職事。次志其儀文。末志其姓氏。亦復簡而有法。惟卷末附故事二十餘。則援引疏略。不如王氏遠甚。然二書皆成於乾隆三十年乙酉。至今又數十年。儀文規制。不無損益。顧名禮備官閣下。隘於聞見。不能續三先生未竟之緒。不可愧歟。漢票簽不成於火。道光二年壬午十

二月二十四日事。直宿者鮑君庚也。

### 內閣設漢侍讀

雍正四年。設漢侍讀二員。張正瑗、沈青崖二君。其名未詳。始爲此官。後皆出爲巡道。由中書舍人升刑部主事。仍爲舍人。升侍讀者。則有畢君誼。江蘇松江人。康熙戊戌進士。由侍讀爲御史。仍留票簽者。則有陸君尹耀。具見葉氏

內閣小志。

### 內閣初設官

曹氏仁虎宰輔拜罷小志。內閣初設有承政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又考取舉人生員入內院辦事。致順治十八年。繕紳冊。無承政等官。未知何時所設。尋復裁減。理事官副理事官六部五城通政司大明時中。理寺皆有之。見順治十八年繕紳冊。書有兼司經局正字者二員。國朝因之。後止設一員。乾隆三十六年。吏部奏裁此缺。

### 絲綸簿

今內閣進本擬簽經御定後學士照簽批紅於本面原寫進簽仍交漢票簽收存直班中書記於檔冊曰絲綸簿其制亦本於前明王文恪公鑿震澤長語累朝絲綸簿具存內閣復辟記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進稿留閣中號絲綸簿是也然今中書職掌不同前明絲綸簿之名則仍其舊耳

內閣規制職掌

內閣古中書省也定制於明永樂初國朝基址一如其舊在午門內東南隅門西向入門西爲滿本堂掌校寫清字本祝板印篆及皇史宬大庫之收藏東爲漢本堂掌收發通本各省督撫提鎮學院本由繙清文兩堂之間北有一門入門有堂三間爲大學士直舍堂上懸調和元氣四字額乾隆九年十月初御書賜內閣者楣間懸乾隆十八年六月初嘉慶五年十一月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十二月上諭凡四道又嘉慶十八年七月御製勤政殿記墨刻臣鐵保二十年四月二日御製內閣箴清漢書堂外懸機密重地一應官員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亦清漢書順治十一年五月二日聖旨也屋皆覆黃瓦堂垣之東西向者漢票簽處校閱各部院本票擬繕寫簽記絲綸簿擬撰進奉文字收存軍機處發交事件後南向滿票簽處又後小屋滿檔房校閱清字本繕清字簽與其檔案傳知各衙門鈔錄事件事件自軍機處領出有奏摺奉旨者漢中書司之奏摺未發交或特降旨者滿中書司之值園班者同園班滿中書每值五日漢中書每值二日以次遞換滿票簽西垣外曰稽察房無定員凡諭旨票簽處傳鈔後按日記檔月終彙奏職司簡甚票簽處每日進本

簽經欽定旨下滿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大學士標示諭只用墨筆所以避尊也。假稽察房爲批本之地。又北東向曰飯銀庫。南向曰典籍廳。定例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大學士無印。惟廳有關防。掌文移。統屬吏役。有大典禮。請用御寶。滿侍讀兼攝其事。廳分南北爲二廳之外。往北屋覆黃瓦。曰蒙古堂。繙繹外藩諸部文字。課俄羅斯學生。此閣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由滿票簽處北去。則閣之後門。後門之東。紅牆一帶爲大庫門。二典籍廳。滿本堂分掌其鎖鑰。存貯列聖實錄。批紅副本。歷代帝王功臣畫象。書籍。誥勅房在午門內之東廊。管理者無定員。滿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初各官請封典。漢中書撰文擬進。寫軸頒發。乾隆中彭文勤公元瑞奏請撰定滿漢京外文武各官。誥勅文不必隨時具草。後遂爲例。雍正七年。青海用兵。以內閣在太和門外。事慮洩露。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中書之敏慎者爲章京。後其地改名軍機處。實爲內閣之分局。沿至乾隆末。章京不必盡出身中書。而六部理藩院司員亦充是選矣。

### 叢書

古無輯錄各家著述爲叢書者。唐陸氏龜蒙有笠澤叢書。叢書二字始見於此。然仍詩文專集也。宋溫陵曾慥集穆天子傳以下二百五十種爲類說。是則後世叢書所由昉。後陶氏宗儀刻說郛。所錄不下千餘種。卷帙雖云繇富。然任意芟削。頗失原書之真。讀者病之。有明一代如眉公祕笈之類。多蹈此習。毛氏晉津逮祕書成於崇禎之季。校勘精善。遠過前人。本朝二百餘年。收藏之家。多喜輯刊叢書。凡人間罕見之

本無不廣爲搜探。桐鄉顧氏修會輯宋元以來叢書目彙刻十冊。而我朝尤爲懃富。其書成於嘉慶年間迄今數十年刊本不補輯也。稽古者得以按册而購藏之矣。至如歛鮑氏廷博當仁宗朝以知不足齋叢書進御。褒題詩章。恩賜舉人尤藝林之盛事也。

避孔子諱

趙氏翼陔餘叢考。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如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錢氏大昕養新錄則云。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爲瑕縣。龔邱縣爲龔縣。名禮案。瑕縣龔縣。宋史地理志屬襲慶府魯郡。本兗州皆大觀四年所改。以其地近聖人之居耳。他如京畿雍邱封邱之屬均未避改也。我朝申令極嚴。雍正三年奉上諭。孔子聖諱。理應迴避。令九卿會議。九卿議以凡係姓氏俱加卩爲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工字。議上。上諭。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工字。是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卩爲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卩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順天鄉試同考官

順治二年定例鄉試房考。京闈用中行。及候選進士。如不足取。在外推知到京。送察院。候順天府伴行。入朝。同主考監臨等官。陞辭入院。五年題准。聽禮部會用。吏部選用。十七年除郎中不差外。吏部取各部員。

外郎主事中行評博國子監科甲出身之員。及近京推知先取進士出身者。不足兼取舉人出身。康熙二十六年。專用直隸科甲出身知縣。乾隆二十一年。停止。改用京堂。

### 趙甌北汪龍莊考史之法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自言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有稗乘脞說。與正事岐誤者。不敢遽詫爲得閒之奇。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棄而不取。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反據以駁正史。不免貽譏有識。錢氏大昕謂。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同時汪氏輝祖。治元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他書。區以三類。曰證誤。曰證遺。曰證名。二君於學。皆能實事求是。可爲考史之法矣。蓋歷代修史。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前後踳駁。固可就本書以正其說。而裨官野史。當日登諸史館。秉筆者。或持一己之私見。以爲定評。或有所避忌。而不敢直言。三國以後。比比然矣。自予觀之。讀史者。自當奉正史爲主。正史而外。不妨兼及別史。折衷於一是。凡支離謬誕之談。概從刪削焉。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亦卽此意。而惜其決擇之未精也。

### 兵部請進天下輿圖

順治十二年七月。兵部奏。凡天下險隘要衝地方。職方司皆有圖籍。而邊事特重。故鎮戍總圖。九邊圖。以及沿海腹裏。並夷蠻犛獠。宜備禦者。著於圖說。疆域之或險或易。兵馬之宜增宜減。一覽瞭然。今時勢旣

殊圖籍應易請敕下各直省督撫將所轄境內水陸衝區及險隘形勢繪為二圖仍錄明季設置兵將幾何今改設幾何詳注圖旁謹攷乾隆六十年以前中外臣工所進圖式今存輿圖房隸造辨處

師傅保銜

國朝滿漢大臣自順治迄道光朝贈太師銜者修勤襄公圖賴滿洲鑲黃旗人兵部承政授定南將軍修忠烈公養正滿洲鑲黃旗人遊擊世職奉文勤公寬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壬戌進士兵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贈太傅加贈太師銜者顧文端公八代滿洲鑲黃旗人太傅銜者洪文襄公承疇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范文肅公文程漢軍鑲黃旗人金文通公之俊江南吳太學鄂文端公爾泰滿洲鑲藍旗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曹文正公振鏞安徽歙縣人乾隆辛丑進士襄公齡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阮文達公元江蘇儀徵縣人乾隆己酉進士潘文恭公世恩江蘇吳縣人士大學士總理事務贈太傅銜者謝清義公陸山東德州大學士黃文僖公機浙江錢塘縣人順治丁亥進士修忠烈公國綱理戶部事務勤襄公長子內大臣都統佟端純公國維勤襄公次子內大臣王文恭公頊齡江蘇華亭縣人康熙甲辰議政大臣授安北將軍張文端公英安徽桐城縣人康熙朱文端公軾江西高安縣人康熙甲辰進士元夢滿洲正白旗人康熙癸丑張文端公英安徽桐城縣人康熙朱文端公軾江西高安縣人康熙甲辰進士尚書劉文正公統勳山東諸城縣人雍正錢文端公陳羣浙江嘉興縣人康熙壬寅蔡文恭公新福建漳浦丙辰進士朱文正公珪順天大興縣人乾隆戊辰加太保贈太傅者馬文穆公齊滿洲鑲黃旗人董文恭公誥浙江富陽縣人乾隆加太保銜者馮銓順天涿州人明萬歷癸丑進士張文和公廷玉文端公子康熙庚辰進士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議政大臣 掌院學士 福文端公敏 滿洲襄白旗人 康熙丁丑進士 博文忠公恆 滿洲鑲黃旗人 大學士兼  
 慶文恪公桂 兼領侍衛內大臣 贈太保銜者 希文簡公福 滿洲正黃旗人 大 孟忠毅公喬芳 漢軍鑲紅  
 總督加兵 黃忠恪公栢 福建平和縣人 史文靖公貽直 江蘇溧陽縣人 康熙庚辰 梁文莊公詩正 浙江錢  
 部尚書 大學士兼吏部 來文端公保 滿洲正白旗人 大學 兆文襄公惠 滿洲正黃旗人 協辦 尹文端公繼善 滿洲  
 尚書掌院學士 旗人雍正癸卯 舒文襄公赫德 徐文定公孫大 阿文成公桂 滿洲正藍旗人 大 加少師銜者 車文端公克  
 進士 大學士 衛文清公周祚 山西曲沃縣人 大 贈少師銜者 吳順恪公六奇 廣東豐潤縣人 饒平 張  
 滿洲鑲白旗人 大 襄壯公勇 陝西咸甯縣人 雲南提督 加 加少保贈少師銜者 巴敏壯公哈納 滿洲鑲白旗人 加少傅銜者  
 學士兼吏部尚書 額文恪公色黑 滿洲鑲藍旗人 大 贈少傅銜者 王文靖公熙 順天宛平縣人 順治丁亥 徐文穆公本 浙江  
 縣人 大 加少保贈少傅銜者 石忠勇公廷柱 漢軍正白旗人 京口 加少保銜者 王文通公永吉 江蘇高郵  
 學士 都御史 額勤良公爾克代青 滿洲正黃旗人 甯文毅公完我 漢軍正紅旗人 大 蔣文端公赫德 漢軍鑲白  
 部尚書 李文勤公爵 直隸高陽縣人 順治丙戌 贈少保銜者 王文安公鐸 河南孟津縣 高文端公爾儼 直  
 靜海縣人 劉明靖公武元 漢軍鑲紅旗 宋文康公權 河南商邱縣 李忠襄公率泰 漢軍正藍旗 圖文襄公  
 大學士 滿洲正黃旗人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海 都統 議政大臣 撫遠大將軍三等公

黃忠端公降生事

明黃忠端公道周。初字鱗若。父青原公。名嘉卿。母陳氏。妊娠之夕。青原公夢金甲斧擁神人而至。故忠端續騷中有始龍夢彼乾精嵌鏐鎔其若鏡之語。龍爲父稱也。莊氏起儔編年譜所述如此。陳鼎荔枝譜及福建通志言其家園中有赤石長數丈。大數圍。母夫人夢石墜而生。先生因號石齋。後石旁生荔枝一株。閱十年而實。有翰墨香。忠端領鄉薦。擢南宮。登翰林。結實倍。殉節後。樹亦枯。其事與年譜異。

拜年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京師元日後。上至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投刺。據此拜年始於前明。而此風至今踵行已久。至所云有閉門不納者。今則無之。然亦不獨京師爲然。凡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冠裳角逐。相率爲懽者。偶閱文衡山集中有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吾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可發一噓。

讀書法

宋史儒林傳。何基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孚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張氏爾岐蒿庵閒話。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所喜卽劄錄之。錄訖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滿。每見務爲汎濫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 壹貳叁肆等字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于明初刑部尙書開濟。而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阡伍伯石。蓋不自宋始。後世官書以此等字爲關防。所以免他人改易也。至如秦漢碑。惟一二三書法不同。則篆隸之體偶然耳。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不知其始于何年。左氏暄曰。唐法琬碑。建于中宗景龍三年。稱左衛翊壹府翊衛。彭城劉欽旦書考。唐書百官志。翊衛之府二。曰翊一府。翊二府。碑書一作壹。足爲前此公牒借用壹貳等字之證。見三餘偶筆。

迴避

趙氏翼陔餘叢考引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設別頭試爲後世科場迴避親族之始考宋史張士遜傳科場初用糊名法士遜爲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是有親嫌者皆迴避著爲令是宋時迴避仍承唐制也宋史選舉志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是避親者就試別院及赴廷對雖考官不避也選舉志又云嘉定元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充考校十二年禁假託宗枝遷就服制者然考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爲文院檢點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寶祐四年同年錄王應麟爲覆考檢點試卷官其弟應鳳名列一甲第九人當亦試別院者而錄未之詳又與嘉定時免差充考校之言不合或淳熙以後改復舊制有親屬赴廷試仍不避與

札

姜西溟編修宸英嘗著溝園札記閻百詩徵君乙之改札記爲劄記西溟引爾雅郭注春秋左氏傳孔疏皆有簡札之文劄子古人用以奏事注疏家未嘗及之不從閻徵君說其自序如此名豐案劄字不見於說文說文札牒也又牒札也互相爲訓古時簡札用木爲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注以牒爲械索隱牒者小木札也而漢書路溫舒傳截以爲牒注小簡曰牒與爾雅釋器簡謂之畢注義相通說文簡牒也札內則鄭注簡所書篇

數也。札，牒簡。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然則後人隨筆記錄，當用札爲是。閻徵君以劄記三字義通，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然則後人隨筆記錄，當用札爲是。閻徵君以劄記名書，並欲乙改湛園札記過矣。劄，廣韻以鍼刺也。用以奏事。唐以後書始見之。

### 鄉會同年會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諸處士同鄉曲并同路者，其在朝及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此卽今同鄉同年團拜所昉。

###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

錄載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御筆手詔，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各一道，二月十二日，鑾院勅差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二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三月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徧排官二人，初考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續承指揮添差到對讀畢，充初覆考同共考校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典客各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敍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竟國公鄒國公立題。

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九人。第三甲三十七人。第四甲一百二十二。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特奏名一

人。朱子名列第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以朱子存也。初奏第一甲董德元居首。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佐爲

吏部員外郎時。與秦檜子燔不合。見陸放翁所撰墓誌。渭南文集五甲第一百四十二人徐履。本貫温州瑞安

縣。時秦檜欲妻以女。因陽狂。廷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爲之語曰。殿榜若還顛倒。挂徐履依前作

狀元。事載附錄。世罕知之。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二。戲謂第五甲末爲擔榜狀元。

宗室十六人。無一人名登史傳。其宋史有傳者。朱子外。蕭燧尤袤二人而已。袤後於甯宗慶元間。與楊萬

里薦蔡元定。徵之不起。蔡乃坐黨禁以死。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殊失高宗造士之苦心矣。高宗試進士於

南省。戒飭有司。毋以絺繪章句爲工。當以淵源學問爲尙。事關教化。有益治體。毋以切直爲嫌。其事在紹

興五年。後復申禁。程文全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則刻此錄之前一年事。並見選舉志。

寶祐四年同年錄

此錄體例與紹興十八年錄微異。卷首載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

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覆考官各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覆考檢點試卷官各

一人。對讀官七人。巡捕官二人。五月二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

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起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錄錢五百貫文。六月七日。謝闕。六月十三。謁謝先聖先師。兗國公鄒國公。六月二十九。賜聞喜宴。同日。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准省劄。爲期集所支用不敷。再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文。七月四日。拜黃甲。同日。敘同年於禮部貢院。七月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於禮部貢院。卷末。載文信公廷對策。策尾。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賜詩一首。文信公恭謝詩一首。己未。門謝表一篇。

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二甲四十人。第三甲七十九人。第四甲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二百一十三人。每甲第一日。第一名。第二以下。則曰第幾人。治詩賦易書春秋周禮儀禮。皆注於姓名之下。名禮案。此卽諸科之設。據史志。宋初已然。不必因紹興十八年錄中未載。而疑爲條例之後增也。

宋時。本有迴避之例。是年。王應麟爲覆試檢校官。其弟應鳳。乃以一甲第九人及第。說見回條下錄又載文天

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名禮考。黃淳所作文公傳云。年二十。寶祐乙卯。舉進士。明年對策

集英殿。是丙辰年。已二十一。刻是錄。仍舉進士之年也。文信公死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年四十七。生於淳祐六年丙午。登科時年二十一。傳又云。

長而字之曰天祥。舉進士以字行。改字履善。字履善。亦見宋史。本傳今錄未之載。劉岳申所作傳。言廷對實第五。而宋史儒

林王應麟傳。則云以第七卷實首選。陳氏僅編深甯年譜同。陳氏所據者。明凌儀王氏家乘鈔本也。未知孰是。紹興十八年錄。尙附列董德元

陳孺王佐三人原實名次。此錄則未之及矣。又如注通鑑之胡身之。亦是科所舉進士。見通鑑序今檢第五甲

第一百二十一。人胡三省。字景參。小名蒲蓀。小字子持。年二十七。不言字身之。第四甲黃震。字東發。無小名。小字年四十四。卽著日鈔百卷者。名列儒林傳。世但知此錄以文公及謝陸二公而存也。二甲第一名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一。二甲第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無小名。小字年十九。謝枋得。字君

山長

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稱爲山長。此隱居而有山長之名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三年。監察御史成遵等言。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是山長亦所設官也。至順鎮江志卷十七。學職中。列淮海濂溪山長。姓名是文宗以前已有之職。自明以來。由上官聘請。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爲未協。旣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爲院長。著於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明刻房書始於萬歷癸未

慈溪鄭氏梁歷科詩義序。後附選義十則。其一云。嘉隆以前。時文號爲極盛。然未嘗有坊刻流行。自萬歷癸未。馮具區爲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於王房仲閱藝隨錄出。而選家漸盛云云。雲谷臥錄則謂始於萬歷二十年壬辰鈎元錄。不知十一年癸未已有得士錄之刻。萬歷以前則未之見也。

柳耆卿墓

漁洋山人真州絕句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真州。今儀徵縣也。後人求柳墓不可得。及閱宋人名失南紀聞云。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遠近之人。每於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敏行獨醒雜志同。棗陽。今爲襄陽府治。湖北通志。不載棗陽有柳墓。亦無所謂花山者。宋王氏象之輿地紀勝。丹陽府卷七。有花山。注東山亦名花山。元至順鎮江志卷七。引潤州類集。花山在州東北。今城東有花山寺可證。是潤州確有地名花山者。當卽柳墓所在。漁洋云。在真州仙人掌。不知何據。東南紀聞之棗陽。則丹陽之誤耳。

### 查

文移中用查字。張氏爾岐蒿菴閒話。崇禎間。文字忌避頗繁。始改用察。疑是親王諱。考查字羣書中無訓。爲稽察者。未知起于何時。

### 准

宋人名失愛日齋叢鈔。引干祿字書廣韻注。准爲準之俗體。石林燕語。野客叢書。甕牖閒評。項氏家說。二老堂雜誌諸書。言宋時用准爲準。避蔡京父及寇萊公諱而改。郭忠恕佩觿。則謂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始于唐呂忱。考唐石刻中孔宣公碑。奉先寺像龕記。會善寺戒壇牒。溫彥博碑。皆書作准。是當時用俗體之證。又後漢書樊準傳。唐章懷太子賢注。準或作准。然漢桐柏廟碑。已有准則大聖之文。則不獨唐時爲然。

也。石林燕語謂京師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改平貨務。是當時實有此禁令。朝野無敢不奉行之矣。大抵宋以前官府文字間用俗體。愛日齋叢鈔云。予見唐書已作准。及蔡京為相復借俗體為避諱用耳。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宰相權用仕宦謂之陶鑄者。取造化之義。而因留相家諱鑄。遂易為陶鑄。據此宋時避朝臣家諱甚重。不僅一准字也。

俞理初丈正燮癸巳存稿謂劉宋時順帝諱準。昇明中避準為准。未知本于何書。

腰站

查氏慎行得樹樓雜鈔腰頓二字。見于宋趙彥衛御寨行程記。即今驛遞之腰站。

湖廣省分闈鄉試

雍正元年癸卯。御史呂謙恆奏湖南士子赴省試。洞庭險猛。宜分設兩闈。奉上諭。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深為惻然。或至士子畏避險遠。裹足不前。尤非朕廣育人材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之虞。共遂觀光之願。諭下遵行。至次年甲辰科。補行癸卯正科鄉試。遂分兩闈焉。是科湖北院侍講德齡。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乙丑科進士。工科給事中。蔡仕勳。福建同安縣人。癸酉科舉人。謙恆字天益。河南新安縣人。忠節公維祺之孫。康熙十八年己丑科進士。五十九年庚子科。曾主湖廣鄉試。後以光祿寺卿致仕。

滿洲文鄉會試



王文簡公士正分甘餘話。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九年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二榜。至康熙九年庚戌科以後合爲一榜。皆試漢文。謹考滿洲人赴文鄉試。只順天有額。其駐防子弟。初無在本省鄉試之例。嘉慶十八年奉旨。各省駐防官兵子弟。准于本省就近考試。二十一年丙子科。江南浙江湖北福建廣東四川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九省。編立旗字號。不得過三名。取中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停止各省駐防文鄉試。改試繙繹文。

滿洲子弟入學。倡於順治辛卯壬辰時。范公文程當國。初試百四十人入庠。其赴科舉初場止二義。見查氏慎行人海記。此國初之制也。

### 門內繫鈴

宋人失名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于門楣間。而綴鈴于門內。復書于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

### 捐館

唐吳達墓志。夫人吳氏捐館於里第。名澧案。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

### 雪菴書韓文公山石詩

名澧得楷書韓文公山石詩長幀。末署至元丙戌秋八月上弦雪菴。無印文考雪菴。李姓名溥光。早年爲僧。

後蓄髮授官。曾刻有萬安茶榜。王弇州跋稱其書法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又著雪菴字要一卷。錢遵王曾見之。著錄於讀書敏求記。謂能粹襟勒式。傳陳宏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爲二十四法。讀書敏求記又云。字要序作於至大元年。菊月望日。自署圓悟慈慧禪師。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雪菴。張秋塘校云。雪菴字元暉。大同人。少爲頭陀。號雪菴和尚。大德中。詔蓄髮。授昭文館大學士。名溥所藏敏求記乃黃堯圃主事。丕烈評校。本張秋塘校語。亦堯圃書於書之上。方者。觀此幀。始知弇州之言不誣。而字要所述書法宗旨必詳。惜不可得而見也。

修補門牙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吏部門前粘壁。有修補門牙法。梁氏玉繩警記云。今市肆有補齒。一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保終身。編貝之美。陸放翁晚歲幽興詩。染鬚種齒笑人癡。自注。近聞有以補種墮齒爲業者。

手印

梁氏玉繩警記。元姚牧菴。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卽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書賈稱道人

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目有臨

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載表元題孫過庭書譜後云往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是書賈有道人之稱。

### 袁清容論朱陸之學

元袁氏桷清容居士集。龔靈松四書。朱陸會同序。其略曰。龔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敍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敍。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爲陸學者。不勝其謗。淳祐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爲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旣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

### 謝皋羽

趙氏翼陔餘叢考。嘗怪宋史忠義傳。從文天祥勤王者十九人。而無謝翱。又據宋濂集。有翱傳。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則未嘗無其人。名澧。案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師友淵源錄。載其名曰謝翱。南劍人。僧圓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尙嚴簡。氣鬱不自舒。困死。南劍州宋屬福建路語甚略。清容蓋有所諱。而然歟。圓志當亦宋室遺老。毀家爲僧者。清容以之與皋羽同稱。可想見之矣。

金黑白號姓

周氏春遼金元姓譜載金黑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郡爲白號。彭城郡爲黑號。本於金史百官志。又云。完顏漢姓譯爲王。譯爲漢姓。當日屢詔申禁。恐其混於漢也。其說無可攷。名澧案。元姚文公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敕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居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而各姓之次第。亦無他書可以互證。布色百官志作僕散今譯改布薩爲金源郡第五。則又與志相合。

邸報

閻氏若璩潛邸劄記。邸報二字。見唐人詩話。韓榘除駕部郎中事。名澧案。二字見於史者。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汪應辰文定集。與李運使書。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又蘇東坡句。坐觀邸報談迂叟。更以之入詩。是宋時卽承用之矣。及觀孫可之集雜著。有讀開元雜報一篇。意當時之邸報歟。

書手

書手之名。始于唐。明陶氏宗儀輟耕錄。世稱鄉胥爲書手。唐臨報應記。宗衍應昭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

因病廢業爲鹽院書手姜氏宸英滿園札記則引唐語林駱駿度支司書手而不及唐臨報應記殆未見輟耕錄也。

### 太平翁翁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曰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 楊倞是唐穆宗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注汝士子大理評事錢氏大昕考異以世系表汝士子有知遠知溫知止汝士傳作知至三人而無倞名爲疑汪氏中述學據古刻叢鈔馬公墓志銘楊倞撰志載會昌四年倞當爲武宗時人郝氏懿行謂此楊倞當別爲一人荀子補注附錄名禮案古刻叢鈔所載結銜朝請大夫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與新志不合又爲武宗時其別爲一人審矣惟唐會要有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倞詳正勅格之語官名相似當卽其人舊書汝士本傳長慶元年爲右補闕然則汝士及倞居官皆在穆宗時也。

### 錠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施氏國郡金源筋記引宣和錄靖康元年金人需犒軍金百萬錠銀千錠是稱銀曰錠之始至元時乃改用錠字元史禮志末銀三錠部考字書中無訓錠爲銀者其字初用作錠唐書呂用之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定克城之日用備麾下一醉之資然字亦不古不如錠字之

義尙可通也。說文錠銅鐵模也。此錠字本義。遠僧行均龍龜手鑑。錠金銀屬。則後世訓解而錠字下亦不訓爲銀。錢氏大昕養新錄。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爲定。後移其名於銀。又加金旁。說似可信。不知唐書中已有書作定者矣。  
爾雅釋器。斲副謂之定。郭注。鋤屬。陸德明釋文。定本作錠。二字唐時已通用。然其義與銀無涉。

理寒石

明末理寒石名鬯和。河南西華人。崇禎壬子舉人。本姓李。恥與闖賊同。易以理。講學得白沙姚江之派。學者宗之。蘇門孫徵君奇逢。與西華左令書。稱爲魯仲連後一人。而王阮亭作蘇門三賢。卽引徵君言爲定論。當福王在江南時。屬烈皇忌日。馬士英將游郊垞。以遂春風舞雩之樂。寒石作書止之。馬無以答。陳鼎東林列傳。言其與賀仲軾友。字景瞻。獲嘉人。亂後航海而死。或以爲虔州城將陷。寒石度不能濟。墜死於城下。程韓

愈所作傳

特奏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文武舉正特奏名。皆爲及第出身。名灋案。紹興十八年同年錄。附董德元登第詩。有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厲氏鶉宋詩紀事。卷四引曾氏敏行獨醒雜誌。廬陵俗。詔特奏名謂之老榜。

顧氏炎武日知錄卷十四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起於宋時。名豐案。宋洪氏邁夷堅志。趙珪。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醫術。人稱趙三郎中。郎中二字始見於此。至鑷工爲待詔。明黃省曾吳風錄。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呼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以此。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今之消息者不知起於何時。然藥方千金方自有按摩之術。唐時有按摩博士。此博士乃官名。與今之稱郎中異。

### 李仁父記事法

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本櫺十枚。每櫺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本年之事有所聞。片紙必歸本匣。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法也。

### 明初韻書

明太祖諭詞臣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不可枚舉。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等重刊定之。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洪武八年三月奏上。名曰洪武正韻。宋濂爲之序。平聲不分上下。一東、二支、三齊、四魚、五模、六皆、七灰、八真、九寒、十刪、十一先、十二蕭、十三爻、十四歌、十五麻、十六遮、十七陽、十八庚、十九尤、二十侵、二十一覃、二十二鹽。上聲。一董、二紙、三薺、四語、五姥、六解、七賄、八軫、九旱、十產、十一銑、十二篠、十三巧、十四哿、十五馬、十六者、十七養、十八梗、十九有、二十寢、二十一感、二十二琰。去

聲一送、二寘、三霽、四御、五暮、六泰、七隊、八震、九翰、十諫、十一霰、十二嘯、十三效、十四箇、十五禡、十六蔗、十七漾、十八敬、十九宥、二十沁、二十一勘、二十二豔、入聲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凡例謂七音韻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韻以平聲字鱗釐爲二卷。蓋因宋景祐間丁度作集韻始。今不從。惟以四聲爲正名。豐案錢氏曾讀書敏求記卷一載明初豐城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平聲亦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一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憂等一十五韻。書今不傳。觀其分別部居。大失唐宋諸儒之舊。好奇立異。不可爲訓。攷洪武二十三年。學士劉之吾。以是書進御。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見周寶所識小編其時正韻頒行天下已久。遵奉者鮮。不得已而用及孫吾與之書。則承譌踵謬益甚。洪武正韻舛誤甚多。四庫全書提要已詳言之。明初韻書之不足取如此。

戴簡恪公軼事

戴簡恪公敦元。官刑部尚書。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署。隸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罩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尚書。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襲。其儉德爲不可及云。



故禮部尙書汪公異泉守和言動悉遵禮法。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揖然後坐。揖。

三十年前。見諸先輩賓主相揖。舉手必至額及地。今此風鄉里間偶一見之。曩有一後進。見萊陽初公頤園於廣坐中。揖甫及半而止。初公荅禮尙未畢也。同坐皆斥新進者禮節之疏。慙而謝罪焉。

### 藏書求善本

邵君蕙西居京師。購書甚富。拳拳於板本鈔法。名豐與之言曰。彭文勤公嘗詆讀書敏求記。染骨董家氣。我輩讀書當用力於其大者。未可蹈此蔽也。後閱錢氏曝書雜記。引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康成大儒不應出此語。考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作不爲父母昆弟所容。乃傳刻之誤。此校書之有功於先賢者。名豐始悔前言之陋。蓋讀書不多。未可輕生訾議耳。

朱子嘗著韓文考異。校勘之學。宋儒所不廢。

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所錄多宋元舊本。收藏家印亦附及焉。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亦講求板本。是近時書目中之最佳者。名豐嘗見邵蕙西案頭。置簡明目錄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叢書本。及單行刻本鈔本。手記於各書之下。可以備他日校勘之資。

壬子二月十二日雨中。以新得重刻吳元恭本爾雅中翁覃溪先生校語。徐星伯丈從翁本過錄者。手鈔於所箸強識錄。半日而畢。偶憶李生甫先生跋盧氏抱經堂所校法言云。冷淡生活。勝於徵歌選舞多矣。嘆爲至言。

癸巳存稿

俞理初丈於先大父爲年家子。嘉慶年間。曾館之於家。日從事丹鉛不輟。所箸書曰米鹽錄。凡二冊。後歸里。道光元年辛巳。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癸巳春。聞王君藻分校。得其卷。異之。決爲宿學。薦而未中。撤棘後。始知姓名。因丐丈鄉人得徧觀其箸述。詫爲希有。商同人釀金將付梓。丈亟欲歸。因劄劄事留都門數月。釐正十有五卷。題曰癸巳類稿。以是書輯成於癸巳年也。未定稿爲三巨冊。曰癸巳存稿。丙申。丈再來都。名豐固欲索存稿。錄藏其副。弗之靳。錄旣畢。丈取去。而以原本歸名豐焉。眉端行閒。隨時增益者不少。其標目較米鹽錄已多至數十倍。蓋四十餘年心力所聚。可以窺見矣。越數年。丈歿。適張石州爲靈石楊氏編輯叢書。石州舊有存稿副本。更取名豐所藏校訂字畫。刻甫竣。未印行。石州亦歿。今其板片不知流轉何所。爲可嘆也。

理初丈昔爲孫淵如糧儲星衍撰古天文說二十卷。又爲問經堂孫氏輯緯書。皆未刊行。彭文勤公元瑞五代史記補注。粗有條例。以付劉金門侍郎鳳誥。侍郎延理初丈卒成之。晚年又爲張芥航河督輯續行水金鑑若干卷。箸述零種。爲他人所借梓。不可殫述。其精核者。則於類稿存稿備載之矣。

周益公語

宋周益公必大曰。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通患也。益公此數語。實從閱歷得來。爲學者不可不知。做懼。一知半解。囿於聞見。但以文人才士。互相誇詡。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於其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儒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心。可勝慨哉。

章實齋語

章實齋進士。序葉鶴塗文集曰。自雍正至乾隆初年。修詩書春秋三禮明史。以次告成。三通四庫諸館。猶未創議。一時學者攻習。捨舉子業。無以干利祿也。於是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淳安方氏。會稽徐氏。六七人者。俱以攻四書爲學者宗仰。名重一時。而山林枯槁。鑿靈繕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詣力所極。亦有卓然不朽之業。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詞。謂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學士非攻四書文藝。則不謂之通人。蓋亦一時之風尙已。二十年來。天子右文稽古。館閣搜羅。文獻大備。登用才俊。不以其資。通儒碩學。磊落繼起。可謂極盛矣。進取之士。承望下風。亦斐然若有天祿石渠校讐討論之思。而向之方王儲何諸家。藝業閒有舉及之者。輒鄙棄之爲不足道。夫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爲世俗毀譽所入。則學問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

購書傲肆於故紙簞中。得葉觀察橋西雜記稿本。因悉心搜剔。復得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易僅列異文。未有論說。禮記疏證至檀弓杜黃止。中有數葉殘損。覺不可得。地名考僅七條。又徐壽輝韓林兒事輯。每冊僅四五條。蓋欲爲而未果者。記中所云強識錄。則未見也。觀察與潘伯寅侍郎交在紀羣閒。余言之侍郎。侍郎索雜記稿本去。爲謀付刊。因記其目。同治六年九月會稽趙之謙書。



記筆館山井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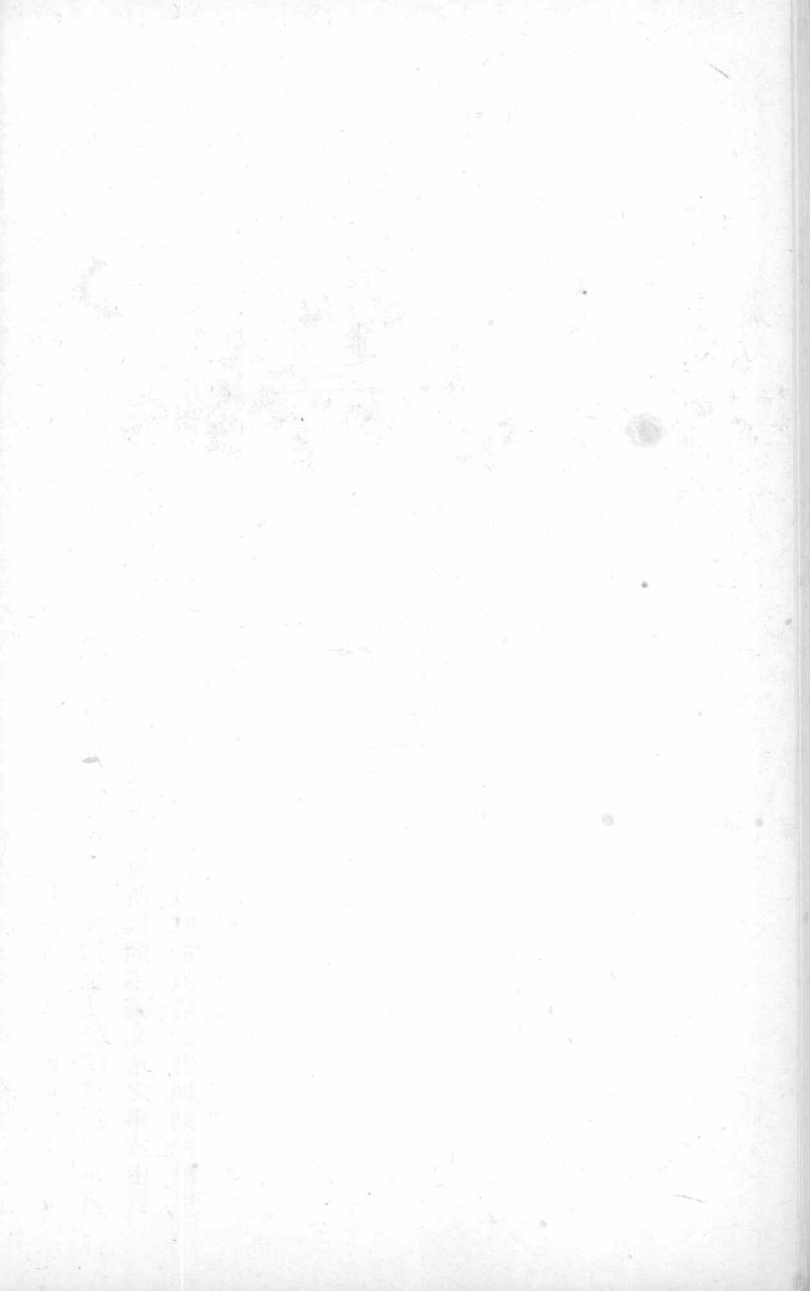
記日游舊附

撰衡宗許

玉井山館筆記

本館據滂喜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己巳九月。許丈海秋。遽實於我園。故舊嗟痛。海內人士。以蔭與丈迹最密。皆馳書京師。問其箸述。且訊遺孤蔭。既謀梓其詩文詞集若干卷。以應四方學者之求。近復得筆記一卷。屬巖生玉森校而刻之。舊游日記。則未成之書。亦附於後。我園者當師京宣武城南去蔭居最近。故徐氏之壺園也。丈性嗜典籍。又重賓客。春風扇揚。花樹如錦。蔭屢預其閒焉。丈既云逝。舊從游者。皆若虛行無所依。固不獨文章之事。末由質正。每過其門。心輒酸惻。蓋五六年如一日也。筆記所載。事不一類。言近指遠。味於無窮。丈昔與葉丈潤臣交最深。今此書將與橋西雜記並存。豈亦有由而然歟。同治十三年四月。吳縣潘祖蔭。





# 玉井山館筆記

清 上元許宗衡撰

宋王彥輔塵史。鄭內翰久遊場屋。文藻振時。唱名之時。同試進士。皆懼曰。好狀元。上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廷稱善。況命相哉。斯言善矣。然當復相富韓時。富韓爲人。豈不深知。何以上之用人。尙采外議。而密遣內侍。尤不可訓。夢賚久虛。金甌難卜。循次而升。安有人才耶。

塵史。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橐拜囊封。衆佇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廚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當時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今雖無復是。而極言敢諫亦未多得。

塵史。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時在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曰。不頗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是言也。李之處己。誠得然。以顛狂爲求名。非可訓也。特今之不顛狂者。皆僞爲耳。名之不求。但保富貴。抑亦不獨君子笑已。

塵史。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

歎乃自削牘敍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四語殊工亦可想見高致今無乞骸之事有避禍而去者其疏語亦鄙俚不足稱文且不逮古矣

朝鮮李萬船俞迪攜其國權彝齋敦仁相國詩二册索題一名如此石牘稟一日東詩存權以議大禮與衆不合遭貶謫工爲詩其次黃山寄示韻云閉門無過轍流水有鳴琴疊樹連雲迥閒花繞屋深浮生皆幻鹿欣托愛幽禽今舊仍多病應知聽雨心始雨次諸君韻云山熏蒸欲菌雲出潤於泉漸黑蕭零地微鳴慘綠天岸花低倒幘溪葉暗抽鈿去聽田秧水先占隴麥年皆清麗深穩又興州雜詩云玉女蓮花靚且妍毗盧石廩滿青天朝朝國望一峰色長在孤臣涕淚前語極深痛而無怨望玉女蓮花毗盧石廩國望自註皆小白山諸峰名也

汪蛟門百尺梧桐閣集中書官在國初時罕由進士授康熙丁未御史李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其時軍機皆內閣人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其時應閣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者自沈胤範始今閒以進士爲之而捐例旣開副貢拔貢皆與焉不獨由舉人進也

揚雄太玄賦曰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迄喪躬而危族諸語不可謂非明哲者乃其終篇云蕩然肆志不拘攣兮則甚誤矣投閣幾死豈無故哉東坡先生寄欒城龍虎鈇汞說其於坎離水火生死順逆言之精審故爲此書以自堅且欲以發弟是決於行也然坡公寄書時年六十後六年卒於毘陵若其行此術則術不驗未行則公亦知其難也齊彭殤

爲一致。右軍語固達。修短隨化。殆不誤耶。何世猶溺於道家說而不覺也。

余嘗夜夢爲僧。因思昔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然則余何因而夢僧。夫物極必反。余之念於名利。若將忘而未去其萌也。必欲去。是以憧憧。憧憧不已。激而反焉。夢僧固宜。東坡曰：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余忘乎王公者。而未去其萌。必欲去之。反而夢僧。嗚乎。此必欲去之之心。何心哉。余於反之說。而悟不因之因。蓋甚於因焉。然則余之夢爲僧。猶之夢王公云爾。羊而馬。馬而車。車而蓋。其猶有想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言：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余自壬子成進士。殿廷考試。進卷皆速。然今無先進卷。卽蒙御覽之例。優劣得失。均不繫此。今年考試。差辰初起草。午初完卷。而出二文一詩。已將三時之久。而完卷尙無一人。此雖余輕薄爲文。不求義理。若沿宋例。余當第一。然如宋例。余又將叱出矣。不叱出。固厚幸耶。

馬濟川汝楫。比部。偶見余作楷。詫曰：此君書耶。何不肖往昔書。此非濟川輕余書。余性不近此。殿廷書多以楷爲宗。去取高下。悉憑之。而余由翰林庶常。改中書。遂皆以余爲不工楷。余亦不求工。偶極意書之。見者或以爲工。而余不耐也。嘗作詩自嘲曰：我書濫劣不堪識。固宜飽飲一升墨。蠹魚竟有昇仙時。上清蚪

蟬誰授之。彎兩石弓勝操翰。毛錐無用發長歎。世間那有王右軍。春蛇秋蚓徒紛紛。放眼乾坤一長嘯。何人投筆成高勳。余既不工楷。他書亦不工。偶遇輿到以意運腕。似有工者。然不得過二三百字。往爲人題卷子。或自作詩文。及爲人書屏扇。常逸友捉刀。近乃自書時多。昔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不自識。三人常以此爲歎。余書雖劣。尙不至不可識。特工文不及三人耳。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辨正。三曰書楷法逾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古選舉亦重楷法。不獨今之殿廷試也。今如沿唐例。則余貌既不豐偉。言又不辨正。文理或不。至紕繆。而楷固衆以爲不工。使應選舉。亦遭屏棄耳。余初入翰林。同人皆勗余習楷。且曰。此何難。君不願爲此官耶。余亦思習楷。以乞假南還。人事紛擾。癸丑避兵北來。倉卒入試。及改官。余亦悔。然今年散館。一等者亦改官。余昔二等。固應改官。而余散館時。一等旣改官。前且有三等授職者。是又不以楷爲憑也。或者如唐選舉法。亦視貌之豐偉耶。貌則不可學而改者已。

余祀祖與元旦禮神外。從不燒香。讀坡公記陳昱再生事云。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冥官誤追放還事甚長。將放時檢籍示之。謂昱年當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且告之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余偶舉此事告余婦。婦曰。君何不頻燒香。余笑曰。余方四十九。又未見陳昱。坡公語縱可信。今之不六十九者。豈皆不燒香者耶。燒香者。皆年踰六十九耶。且又安知余不百齡耶。因相與笑粲。昔人謂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故授之宦寺。則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

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第五倫論馬防出征疏。有云。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謂夫繼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此論外戚也。推之權奸宦寺。其弊不可勝言。今皆無此患。盜賊來歸。或不免乎。駕馭之術。蓋其難矣。

元遣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又云。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闕顛失香臭。替視紛紅綠。毫釐不相照。觀面楚與蜀。誠深知爲文之難。與論文之不易也。余於友朋示讀之作。必數四尋繹。乃敢出一語。今人同聲贊美後。復肆爲詆訶。蓋劉季緒則多。而元遣山則少矣。

張毅修外恭敬。廝徒馬圍。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然則恭而無禮。非特勞也。且可死矣。古製墨用松煙。南唐李廷珪兼用桐油。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桐油之法。滋盛。沈氏墨法集要。其規倣皆李。而製造之法極詳。近所用墨。皆皖人製。劣者居多。京師用墨盒。雖日加新墨。於內皆滯。滯非無光。光亦死耳。然以其便於用也。遂盛行。雖善書者亦然。古人用墨。必使有彩。彩與光爭死活耳。

京師俚語。以駱駝方翰林。謂翰林貂裘。而駝色如貂。又駝緩步。口復吐穢。翰林多自矜。周旋折旋。若有規矩。中旣譎陋。語又不文。蓋相似也。然此亦若似之。實則翰林中。汨沒於俗學者。誠衆。而能讀書博通。今古者。亦常有人。駱駝之喻。誠惡作劇也。

呂氏童蒙訓載近世故家。惟晁氏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

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夫宋時風氣。較今爲古。然自晁氏外。已不盡然。況今耶。今之子弟。於見長老時。稱皆以禮平居。稱之輒以字。父兄聞之。亦不盡告誡。又相習稱翁。其於勢位赫奕者。猶謹。長老而貧賤。則渺之。能以翁稱者。卽子弟之樸愿者矣。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篇章雖短。突過建安。余謂王陸四言。均嫌體弱。曹氏父子。各擅雄渾。然陶公悠然塵外。固不逮矣。後此能爲此體者。蓋鮮。理未精而動於氣。意不超而逞其詞。固靡有當者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也。余閱全唐詩。細較之。其與王楊盧駱。亦是分派。不無鋪敘之繁。惟司空曙。意較精耳。

荀子課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幼不肖之不肯事長。與賢也。余嘗見之。賤固未有不肯事貴者。然而阿諛諂媚。非所以爲事。今之事。殆有異於古之事乎。若晏子所謂三不祥。則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蓋今之通病矣。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士大夫賓筵不戒。至以駟僮市井語。招謗侮。甚而片言終身。竟成不解。抑又何也。嗚呼。戲侮之不可不謹也。豈獨友朋哉。王伯厚通鑑答問云。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於鞍。以婦人

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邛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國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今之友朋談讌。能知此者。既鮮。告以正言。輒迂之。如伯厚所言。蓋目笑存之矣。豈知揮塵之談。粲花之論。因匡鼎而解頤。無車公而不樂。賓筵酒坐。雅譔原多。駟僧市井之言。何自而來也。

咸豐五年。僧邸擒李開芳於馮官屯時。余客山東。聞僧邸引運河水於百里外灌之。此古人所未有者。昔齊魏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之。蓋決滎口。則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則魏無外黃濟陽。以及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澠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近水成功。馮官屯去運河百里。且地勢高。曲而致之。激而引之。當建此議時。必有迂笑之者。而卒成功。夫毅然行之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燈下讀史。至智伯行水事。觸而記之。且以見賊之終敗。而鬼神之佑我國家。蓋非無故矣。

汪蛟門集有郭貓兒傳。郭貓兒揚州人工象生術。尤工貓鳴。故名貓。常挾其技遊公卿間。其後有貴人過揚。欲與之去。貓叩頭請命。願老死故鄉。汪乃作傳贊美之。謂其所守有足尙者。因引宋甯宗時趙師彛詔。

事韓侂胄。至效犬嘯。使猫能如師。鼻以其技。梯榮當世。何至窮賤鄉里間。嗚乎。汪之感深矣。余以爲猫不甘以猫之技。徇人人。乃以犬之嘯。娛人。是豈獨師鼻爲然哉。行藏如鼠。諂媚如狐。其流極有不可勝言者。師鼻之托於犬也。術固猶淺乎。然而作僞者易敗。徒冒羆虎之名。負重者行危。空憐蝨蠖之智。余又讀柳子厚文。而爲之太息焉。

元李仁卿敬齋古今。懣釋詩氓之蚩蚩。謂毛傳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殊爲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全詩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安有所爲敦厚哉。若曰氓之始來。詐爲是敦厚。實相誑誘。意或可通。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曰蚩尤。以其爲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構机饕餮之比。毛氏乃以爲敦厚。則真臆說不足據也。

儀徵厲孝廉吉人。祥官。從余遊。其自揚州來。以徐進之所書楹聯贈余云。心上無鈎不掛事。眼中有尺慣量人。二語若有意。然亦甚淺。詢之吉人。知爲進之撰句。進之初名宗勉。更名退。諸生揚州興化縣人。工書善畫蘭竹。有鄭板橋大令之風。性尤兀傲。赴京兆試。久不遇。遂徉狂。醉後輒行歌於市。嘗往來西山靈光戒壇諸寺。草笠衲衣。不入城者。幾二十年。咸豐八年。鄉人強之歸。吉人同行。至山東。登岱爲道士書數十紙。吉人因爲余索書。進之曰。果許某耶。可書。遂撰此聯。初余於道光戊戌。識君京師時。尙居南城蓮花寺。常共飲。爲余畫蘭竹。已失去。不可得矣。



胡稚威烈女李三行原本孔雀東南飛古藻淋漓一時觀歎者衆而曹秋岳靜惕堂詩有宋宋詩蓋美延長令張禹木而作視胡作彩色尤過之宋宋民間女有姿色幼許同里鄭生父以鄭生貧將媵於大賈婚有日女知之告於令判歸鄭生曹賦詩美之又近人鎮海姚梅伯孝廉居京師時有雙鳩篇亦摹此而曲折盡致則尤勝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固知好詩斷不能無本也

余居揚州有徐嫗年五十餘性侃直僕婢小過失必絮語勸戒之不聽則怒或告以如是則取憎曰憎亦任之吾見其非不可不告也嗚乎以此爲臣則諍臣以此爲友則直友余官疏賤無以致於君余於友亦未之逮也思之甚慚然於友已有因忠告致疏者世風之古抑余術有未工也

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連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南人法築堤捍水爲田召富民耕種三年而征其稅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至正十二年脫脫爲相

因宗其說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

遷民鎮見遼東廣甯前屯衛

皆設法畊屯未幾復罷古

今良法美意有益於國而爲衆所不便者往往忘遠利而憚近勞今南糧雖由海道而夷事未靖西北水利卒又難行誠當軸之憂也

年來鬢髮多白憶余三十時已有之左思白髮賦將拔將鑷好爵是靡白髮將拔愀然自訴又云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又云咨爾白髮事故有以幡幡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昔人歎老托諸文字至於拔鑷比於今世少年自飾其貌者之所爲抑何憊耶往年余友黃伯厚元培廣文在京師時年近三十

恐鬚之出也。日臨鏡拔之。余戲之曰。君鬚眉丈夫。拔之將爲婦人耶。古固未聞是也。豈知如左思所言。拔鬚亦未爲過。然則薰香傅粉。若古人固不足怪也。

往在金陵。臙集。倪雨巖自修。仲穆自新。昆玉兩文學。坐余左右。余被酒戲曰。此左倪。此右倪。蓋借用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爲諺也。舉坐不解。惟陳少蒼大鯨知之。因相與撫掌。按爾雅言龜之形狀不同。左倪謂行頭左庫。右倪謂行頭右庫也。一時作戲。今思之亦是輕薄。此時少年佻語。直以龜呼人。不知古人之命名。未見以爲穢詞也。

余病肺。止酒已數年。又胃疾時痛。晚食輒不受。偶閱東坡次子由病酒肺疾發詩韻曰。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鬲苦滿。肺斂腹輒破。真若爲余言者。

翰林院衙門。在東長安門御河橋西南。余改官中書後。入直時必渡橋。初時不無悵惘。因記唐趙璘因話錄。言尙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讀者或忽略過之。余則思之失笑。

山陽潘四農丈。謂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余嘗歎頌其言。引以爲戒。然作詩時猶犯之。此中語云不足爲僮夫道也。

皮日休詩。學海正狂波。予頭向水頸。集韻烏沒切。温入聲。謂納頭水中也。余昔泊瓜州江上。見泗水者頭出沒水中如鳧鷖。爲一詩摹其狀不得。但有句云。出沒水中如鳧鷖而已。及讀皮詩。乃知頸字之妙。偶檢

朱竹垞詩有忽焉頌清冷之句。註亦引皮詩。然則作詩當博覽。尤不可不識字也。

漢賦樸茂。至後漢漸輕麗。然如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鏗鏘陶冶。已趨聲律。而樸茂之氣仍在。必非六朝人所能。又柳賦云。人情藏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語殊有味。然渾而無雕琢。亦惟其時爲然。

利口之齋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此言德不如才。然使貪使詐。亦何可少。特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小有才而薄孝弟。輕仁義。棄忠信。捐廉恥。終於小人。而用且多弊。才固不可恃乎。

余友金陵陳季珂。鳴玉。孝廉。性侃直。工畫梅。曾飲秦淮妓樓。被酒。偶油污妓衣。妓回顧。遂怒。以燭抵之。曰。汝衣千金耶。妓笑不言。因憶晉書周顛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盛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使妓知此語。豈非妙謔。然笑而不言。亦雅量也。

庚申二月二十七日。粵賊陷杭州。羽書八百里至京師。三月十三日。始見邸抄。傳聞賊前鋒至杭州。城中見大旗。始倉皇閉門。巨寇在郊。何玩之若是。婁敬曰。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辦賊隨賊東西。但尾賊後。方賊圍湖州。意固在杭。特聲東擊西耳。出我不意。鼓行而前。獨松關。杭之吭也。何以不搯而守之。顧祖禹方輿紀要。餘杭縣西北九十里。有獨松嶺。高四十二丈。關在其上。控據險阻。爲郡城西北之噤要。今賊由武康百餘里至餘杭。又六十里至杭州。獨松關非甌脫也。何以度賊必不由此。遂無重兵。

扼其衝是真不可解者。

余所居湫隘。日遣僕灑埽。讀後漢書陳蕃傳。閉處一室。而庭戶蕪穢。薛勤謂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乃知古人志量不同如此。余雖卑窮。思之而媿。況宰天下者乎。賊陷蘇城。警報方至。有當軸者。卽樞府卜六壬。占其家之老屋存否。嗚乎。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且玉石崑岡。又何待問。其意中蓋并無山邱華屋之感也。

道光辛丑冬十月。與厲伯符雲官。硯秋恩官。昆玉。遊焦山下榻自然庵。庵濱江倚楹俯檻。奔湍可掬。院梅橫一畝。蒼蘚滿根。又松寮閣去庵不二百步。飛樓繚曲。江光延繞。水晶庵距江少遠。與石壁庵同。至觀音厓。登吸江亭。遂凌絕頂。西望金陵。東極海門。南瞰五州。北顧揚州。蒼茫無見。以北無山。故目無所限也。由頂降而北。則曰別峯庵。可以望佛紺諸洲。僧云。桃花開時。彌望頰霞。烟景絕麗。余嘗酒酣。與伯符硯秋坐石壁庵大石上。見銀濤一綫。屈曲西至。天雲旣開。遠帆如鳧鷖。瞬而至前。則嗟峨大扁也。晨登絕頂。海日初上。羣山奔赴。青赤萬狀。寺鐘出於林薄。知僧飯。乃歸庵相與笑談。僧精烹飪。得鮮魚爲膾。以京口酒佐之。薄暮風景尤盛。峯巒拱揖於寒濤。鏗鏘中如登蓬萊。乘風欲去。惟其時海上多事。戈船如馬。酒罷輒復浩歎。今粵賊旣東。長江失險。傳聞金山塔寺已焚於火。焦山屯兵。登眺文醮之區。變而牧馬矣。

康對山武功志七篇。王阮亭謂其文簡事覈。訓詞爾雅。余嘗讀之。語殊不謬。近日山陽魯通甫。一同。孝廉。清河縣志。與邳州志。饒有史法。文亦樸茂如漢人。且成於一手。非邇來掇拾無義者可比。又有王右軍年

諸拔掘碑等九雅明

去介休五十里地名兩渡左右皆山迤左為路迤右則曲澗灤洄蟻轉相赴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其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兩渡近靈石即汾水也或曰即冠爵津水經注冠爵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又曰累石就路縈帶巖側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今梁閣在空山橋如畫居人傍厓為屋飛樓相望俯瞰清溪若海內無事卜鄰其間亦絕勝也

余祖居平陽府太平縣南北柴村去縣城二十五里明萬歷間縣令武成修堡其西即古晉城也顧氏日知錄云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為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即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村人指為晉都故址也距北柴不遠然無基可考惟土略墳起長亘若城垣云

金陵人為婚有傳紅之禮即古納采也儀禮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至女氏家通辭往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行納采之禮其言納者若春秋內納之義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云納也金陵之傳紅則以男女生年月書之丹牋為質故俗謂之傳紅云

王莽時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師古曰琅當長鑲也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今犯鑄錢者無此苛令然

犯而斬者甚衆。卒亦不能止。自鐵錢制起。犯者尤衆。又變而爲銅當十者。弊亦不能革。雲南亂後。銅益少。於是禁銅不得爲他器。而私鑄充斥。民間患之。未幾。主鑄之官。乃買私鑄。暗抵所鑄之數。欺飾耳目。藉漁工費久之。私鑄之令漸衰。民亦相忘。不問官私與錢之美惡。然所行止於京師。出城數十里。輒不行。蓋所用之數少。而又不遠行。私鑄官買。以時出入。而人不知。而國家鑄錢之工用。其經費皆消磨於貪吏奸民之手。愚意仍當重銅禁。唐錄事參軍劉秩。所謂銅無他用。則錢益賤。賤則錢之用給。又銅不布下。則盜鑄無因。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刑。錢又日增。誠良法也。若果公廉奉法。何善如之。或曰。銅既少。故鑄當十者。禁銅誠是。然雲南亂未已。其源不足。禁亦何濟。不知天下皆行當十之錢。雖不禁銅。亦終不足。今當十之錢。僅行於京師。數十里外。仍用當一者。是民間自有制錢。而京師一城。月所鑄者。何往。始而奸民銷當一者。爲當十。以牟利。既則貪吏買當十者。充當十。以省工。故銅雖少。而京師之當十者。未缺也。曰。若是則何必禁銅。曰。禁銅以重銅。與其京師獨用當十者。而銅不加多。何如京師亦用當一者。而銅不加少。私錢之鑄。輕其罪。錢雖私。猶可用也。銷錢之罪。重其罰。銅既少。益不可他用矣。輕重大小。合天下而一之。則其行久矣。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之望。侍御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

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

齊民要術馬久步卽生筋勞筋勞則生蹄痛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則發癰腫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驢而不振汗未燥而飲飼之則生氣勞氣勞者驢而不噴馳驅無節則生血勞血勞者則發強行凡此五勞驢騾皆同余官京師祇蓄一騾余旣職業清暇又不常詣人奔走伺候無所資於騾故騾雖老而疲而五勞之病可免余旣無愧於騾騾亦忘其驚駘與余依且三年惜余貧不能飼以善芻爲憾耳或曰君無奔走伺候之事則騾將久立矣骨勞固難免乎嗚乎脾肉復生余且有慚於騾者矣。

吳蓮芬文錫觀察與余交且三十年自蜀歸後以避兵居海陵近刻雜誌一本寄示余報書略云伏讀大箸雜誌如記朱乙程甲事雖以甲乙書語皆明顯可指其人其他類此者尙數條僕以爲閣下投老空山與世俱忘偶憶見聞托之饌箸凡可喜可愕與夫足垂戒資彰輝者無不可筆於書示諸人然無激射隱見之法直書其事或失激詭或失抑抗遂令故交舊人之過四播於時且使其後人讀之傷慈孝之心乖忠厚之誼在執事固欲示懲勸而論者或以爲愛憎雜誌亦史家之一體春秋書法不輕案斷司馬遷書亦互文自見苟非亂臣賊子未有直書其事者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尙爲詬病况直書其人之惡乎若云非惡更可置而不言執事有人心風俗之憂作爲詩歌託於傳記寓言十九正自多端何必疾首痛心同於謾罵且此數條或人旣知之或不足示戒可以觀感可以廉立豈在是哉褚季野皮裏陽秋阮嗣宗眼中青白亦視其時何如語言之不謹則文字之禍深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君子處

叔季之世。所以貴韜晦而防機械也。執事豈不知之。而僕猶言者。固朋友之道乎。書去。君久未答。後書至。不復言。然則君固韙之矣。

庚申五月初五日。聞粵寇連陷宜興荆溪。又賊自攻破丹陽後。卽分兵陷江陰。江陰古要隘。五代時吳越淮南。往往角逐於此。宋南渡後。江陰之防尤重。建炎三年。劉光世韓世忠皆軍江陰。以備金人海道之師。明初以江陰爲江津要衝。命將克之。使吳良堅守。張士誠遂不能越江。而有江北。今賊據江陰。其去泰興通州一衣帶水。是江北心腹之患也。

余以脾病。遂不飲茶。又不善書。而好藏墨。坡公云。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余以爲烹茶而玩之。誠別有領悟。磨墨而啜之。則亦性之癖耳。

道光丙午丁未間。余館揚州黃鐵菴。錫慶觀察家。地爲馬氏小玲瓏山館。園亭極盛。中蓄二老鶴。雌者先化去。余設硯園中街南書屋。其一鶴常媁媁來前。舞衣翩翻。日久益狎。鶴舊爲康山江氏所蓄。後歸鐵菴。旋又歸丹徒包氏。包氏園中羣鶴不相容。李子衡汝鈞。比部乞歸。當日純廟幸康山。此鶴在焉。蓋百餘年物也。子衡將寫圖徵詩。海陵程韜菴解元。宇光。爲七古一篇。彙留余書笥。自粵寇破揚州。傳聞此鶴爲寇所烹。浩劫茫茫。何有於一鶴。然回憶昔時。與鶴相依。且三四年。子衡迄未作圖。而韜菴詩殘彙獨留余處。非無因也。將爲長篇記之。先錄韜菴詩於此。咫尺名園富泉石。綺檻雕廊滿寒碧。中有老鶴獨淒清。夜月



主人舊注金閨籍。招來一舞媚龍顏。從此千家識仙翮。鶯花夢短本易過。臺榭人空那容惜。況悲舊侶失雙栖。豈慕高飛橫八極。轉徙隨人徒弔影。樊籠到處宜垂翼。得羣不耐雞鶩爭。何地堪爲稻梁覓。遲暮依君亦前定。飲啄相安便難得。逕須愛敬如老成。爲伴孤高辭俗客。百年應解話滄桑。幾處先愁迷巷陌。難信終無出世心。只恐已乏冲霄力。不嫌塵污更相尋。偕爾桐陰賞清寂。

馮益都相國。爲毛西河納豐臺賣花翁張姓女阿錢爲小妻。年十八時。西河貧人。謂爲糟糠之妾。西河謂其色白。目有曼光。指削玉。髮委地可鑑。又謂以髮弗縮爲百環髻。又謂既歸執贄。把筆學書類已。又謂能歌。偶呼盲女街前琵琶諦視。攏撥遂能琵琶。又謂嘗爲余早起呵凍書刺。得心痛疾。遂有痕癖在胃旁。氣積不行。使婢按摩不足。則以兜負之行。又不足。絕筐而坐。推挽若鞦韆。任黃門傳所謂約綵爲兜若花籃。坐其中懸而左右旋轉之也。又謂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醒乃刻桃木肖已。縮生平百環髻送之。廟以爲懺。先是母生時。夢鄰廟阿母。其前鄰爲奶奶廟。後鄰爲錢氏。夢不知爲廟神爲錢氏也。故名阿錢。當母夢中見一嫗。以白花一當。原注一寄使賣。故阿錢生而嫗然。且易折也。既送桃木於廟。謂疾可已。於是作留影圖。汪春坊羈阮庶常爾詢諸人。皆爲詩題之。又謂聞大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益都相國憐其窮。勸余開閣。阿錢堅不行。有假余意逼之者。遂悲憤死。得高郵葛先生救復活。於是爲作回生記。既而仍死。未死時泣而言曰。願爲尼。隨君南歸。故死之後。仍攜其櫝葬蕭山。從其志也。隨葬者婢金絨兒。方阿錢未死。婢已病。聞阿錢死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嘔血亦死。西河所傳如是。而余讀陳檢討詩序及周清原贊。

善續長恨歌。與一時諸家之詩。婉麗哀惻。想見其人。今遊豐臺者。浩態狂香。煙景猶昔。然知阿錢者少矣。及閱西河所爲曼殊葬銘。與別誌書磚。遂節其略。編之。曼殊佛花。陳檢討所命阿錢名也。

粵寇破常州。以四語號軍中曰。攻野不攻城。野空城自破。殺婦不殺夫。婦死夫自孤。賊目李世雄。金陵人。或曰名世賢。廣西人。其陷蘇州。僅數千人。兵勇降之者且三萬。是時蘇藩庫銀猶百餘萬。而提督張國樑。以所部兵無餉潰散。遂死於難。國樑死。賊乃連破蘇常。至今未復。

符堅敗百餘萬師於淝水。古今極敗興之事。項羽阬四十萬卒於長平。古今極忍心之事。敗興之事由於恃氣。忍心之事由於滅理。

京師風燥多沙。余用印泥置牕前。易乾。印油又不易得。偶閱吾工衍學古編。所載印油法。用香油浸阜角於甕器內。煎過放浪。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袋中。用甕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鍊。久而益佳。余嘗試之。殊不謬也。

遼懿德皇后之變。人皆知之。余讀大遼觀書殿學士王鼎焚椒錄。詳其事。爲之慨歎。后賢淑。姿容端麗。能歌詩。尤工琵琶。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有白練從空落后。位有三十六三字書其上。左右解以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及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曰。貴家婦宜莊。此何爲。妃銜之。於是與重元父子謀叛。既伏誅。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有功。進南院樞密使。威權傾朝右。

而后家不相下。乙辛怏怏咸雍初。皇子濬册爲皇太子。益思圖后。時后慕唐徐賢妃行事。嘗進諫。上喜獵。獨入深林。邃谷。妃疏諫。上雖納而心厭之。遂稀進御。后望幸。作回心院詞。被之管絃。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本重元家婢。亦善箏。與琵琶。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常與后對彈。登愧服。往上亦召登。彈箏。后諫曰。此重元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因置別院。於是登益怨。而登妹清子。爲教坊朱頂鶴妻。與耶律乙辛通。登乃屬清同誣。后與惟一私。適乙辛欲因以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詞。遣登入直時。給后曰。此宋國忒里蹇作。忒里蹇華言皇后謂宋之皇后作也。若得御書。便稱二絕。后喜。卽爲書之。而以己所爲懷古一絕。附於紙尾。乙辛遂以爲證。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謂惟一私侍后。乙辛復密奏。巧爲穢語。摹其情狀。上大怒。召后訊。后哭訴。上以鐵骨朵擊之。幾死。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乞請代母死。不許。遂令以白練自盡。后猶作絕命詞。時年三十六。於是白練之兆。衆始悟焉。初上訊后。復指后懷古詩。顧乙辛及參知政事孝傑曰。此是皇后罵飛燕。安得復有十香詞。孝傑進曰。詩中宮中祇數趙家妝。與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余讀后應制屬和詩。及諫上游獵疏。深知政體。而回心詞語淫靡。其絕命詞。則又哀惻如騷人。獨懷古詩。適有趙惟一三字。斯亦巧矣。后好音樂。工歌詩。復不自重。故讒人得閒焉。乙辛旣與后有隙。后又與單登有嫌。孝傑不明大義。且證成其獄。自古妃匹之受禍。莫甚於此。余故刪節而錄之。且以見元人修史之挂漏多也。

桂德山樵學士蒙古人。道光乙未進士。令甘肅有循吏稱。好讀書。工詩古文。不輕詣客。因黃翔雲雲端王

霞舉軒兩駕部與余識。咸豐庚申六月病歿。先是五月君屢過余。問南中賊事。將疏陳得失。忽數日不至。詢翔雲曰。君病矣。不二日君訃至。翔雲曰。方君病時。夢與翔雲坐。旁一人白鬚亦黃姓。又一人自言九鼎山人。知君將上封事。告以時艱。非君言事時。不若修心養性。暫休數年。庶有爲君不然其說。山人曰。失此會可惜。遽然遂寤。不三日君果歿。然則君之來去。皆非無因而夢中獨及翔雲。則以君與翔雲尤習也。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賈內翰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許魯齋亦以儒者不可無生計。誠以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又恐進退爲廩祿所拘縱。或讀書談道而事畜皆艱。終紛心志。堅忍淡泊。固是第一要義。而不有致生之術。轉慮有失其生平者。此中消息。非貪夫所知。亦非矯廉者所解也。

孫明復先生爲秀才時。常謁范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其詞氣非乞容。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明年皆解去。後十年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米秀才也。因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然則貧賤中多豪傑。在人能識之。而苟無親在。抑或所謁非范文正其人。抑亦當自憤也。

袁石公廣莊人閒世篇曰。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尙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滯。滯則礙。故古

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岳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厄。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余因知才與節固不可恃。道德仁美而無弊者也。亦不可恃。蓋無論其得禍也。恃道非道。恃德非德。恃仁非仁。由石公之言推之可以見矣。

余以胃病不晚食。申刻食蜂糖餅數片。佐以甌粥而已。蜂糖餅以麪與糖蒸之。麪作小窠如蜂房。然或以此名爲揚州人所稱。余閱周公謹武林舊事。其市食一條。餅名有蜂糖者。是南宋時臨安已有此名。別有小甑餅。殆卽揚州之甑兒餅。有名重陽餅者。則金陵揚州今尙有此稱。特未知形製與南宋時相同否也。又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明帝后忌辰祭期。詳列祭品。每月自初一至三十日。日有供獻。如初一日捲煎。初二日髓餅之類甚細。其每月二十一日供獻。則用蜂糖餅。是餅流傳蓋久矣。或曰。五代時揚州人以楊行密諱密。遂改密餅爲蜂糖餅。余按劉斧翰府名談。揚行密據江淮。滁人謂荇溪爲菱溪。杏爲甜梅。揚州民呼密爲蜂糖。非謂餅也。又江南呼密爲蜂糖。避揚行密名。見曾敏行獨醒雜志。

凡食魚鯁在喉。買白飭食之卽愈。龐元英文昌雜錄載此方。飭者南方之大麥糖。京師之關東糖也。訓詁之學不可不知。不知訓詁不能治經。不治經安能積理。講空虛之學。往往輕之。余近年始稍稍從事。但勿死於字句爲穿鑿附會耳。本朝講許鄭之學者日盛。爲之易有根據。卽如爲古文。不知訓詁亦多疏。

陋。特以訓詁爲古則大不可。

讀三禮。往往氣結。儀禮尤甚。以其節目繁碎。字句佶倔也。蓋不求解而讀之。不知所作何語。索然無味。先觀疏注。旁證曲引。了然於心。斯卽了然於口。故必先解而後讀。則亦易熟而不忘。

荀子天論。星隊木鳴。爲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誠以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是固然也。然人君托於萬人之上。愛憎喜怒。未有能先之者。惟能畏天變。斯能修省。聖人以天命爲可畏。況變乎。謂政平而天亦有變。畏亦可防其漸也。政險而無變。畏亦可保其和也。安得不畏哉。由荀子之言推之。意謂上惟求吾之明。而勿少闇焉可也。然旣已明矣。豈有見天變而不畏者。苟其闇也。雖不天變。又安可以天變爲不畏。謂天固未變而安之乎。至於三人妖皆見。則雖畏天變無濟矣。然則荀子之所謂可怪而不可畏者。謂不可徒畏也。豈真不畏哉。

余母孫太安人。嘉慶庚辰。以族兄應閑人驥。舅氏撰三餘醒世一書。曾輯古文句序之書之大旨。設言勸世。雖類小說。實無悖於教法。其時母之祖母余太淑人高年。喜人說古今事以爲樂。故書之作。亦所以博老人歡也。今書存余篋笥中。無貲不能付手民。乃錄太安人序於此。夫學者載籍極博。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詳哉其言之也。其所表見。皆不虛。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亦有足多者焉。然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往往探其奇怪。而寫人之所難言。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

狀類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不然談空空於釋圃。覈玄玄於道流。不然小子後生。佳冶窈窕。平居里巷。相慕悅。卒然相覩。歌吟笑呼。相引爲曹。又不然男女雜坐。私情相語。握手出肺腑。相示誓生死。不相背負。若此類書。日益多。怪怪奇奇。令讀其書者。惟怪之欲聞。甚無謂也。吾兄應閑。毅然仁厚君子也。以度量雄天下。敦厚周慎。口無擇言。恭儉下人。與物無爭。不感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平生嘗謂人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然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由是益與時不合。前五六年時。南浮江淮矣。有若不釋然者。於是讓書辭。頗示已志。書成讀之。盡其書。其設心注意。廣骨肉之恩。妃匹之愛。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仁慈殷勤。意氣諄諄。懇懇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意使天下之人。每讀其傳。存之於目。思之於心。而因有以勸懲之。其素所蓄積也。至其書詞。意質直。不加裝飾。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里兒巷婦。布衣野老。讀其書耳。其言靡不通達。心知其意。烏乎。吾兄之盛德。自顧不合於時。退而論書策。垂空文。以自見其所稱說。豈盡無補哉。蓋此書成之既難。徵辭引類。累數萬言。懼其多而易失也。故爲之敍論。積成卷軸。凡若干篇。後之覽者。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白石詩說。載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行閒之曰歌行。悲如蛩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又珊瑚鉤詩話。載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

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厲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謂古詩之三字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嚴滄浪謂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章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文心雕龍謂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古今詩話謂詩者始於舜臯之廣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死於棘之類。塵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陔下歌。柏梁篇祖之。又詩家直說謂大雅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歌。易水歌。皆有七言。又曰四言體始於康衢。滄浪謂起於韋孟誤矣。



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困學紀聞。謂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又謂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尙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余舊日詩。有睽睽旄頭星。昏黃出雲亮之句。或謂亮信也。若訓明字。古詩未見。不知習鑿齒詩。有煌煌閒夜燈。脩脩樹閒亮之句。是古人亦作明字入詩。

今童子師。未有不令生徒讀右軍蘭亭敘者。然其詩則不復知之。有儼然取科第。官清秘。亦未寓目者。其詩二章。首章四言曰。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邱。次章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閭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餘則瑯琊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前。餘杭令孫統。左司馬孫綽。陳郡袁嶠。王凝之。肅之。徽之。彬之。行參軍徐豐之。皆四五言二首。中軍參軍孫嗣。散騎常侍郗曇。潁川庾友。庾蘊。行參軍曹茂之。上虞令華茂。滎陽桓偉。王玄之。渙之。蘊之。行參軍豐之。郡功曹魏滂。鎮軍司馬虞說。郡五官謝繹。徐州西平曹華。皆一首。或四言。或五言。作後序者。孫綽也。

余以胃病不晚食。中夜輒餓。乃以蓮子去心三十粒。煮白粥極融。至水米不分。五更食之。到口甘美。入腹清虛。回思葷羶。雖五侯鯖。亦覺腥穢可吐。蓋天下之至味。無過於穀。亦無過於淡也。張文潛粥記。謂張安

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粥極柔膩。晨起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極爲妙訣。蘇軾帖云。夜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鬲益胃。粥旣快美。粥後一覺。妙不可言。大抵粥宜早晨。行陽二十五度。不致成痰。不宜晚夜。行陰二十五度。則水不易消。易成痰矣。養生家不可不知。或曰。君官雖貧。主饋者有老妻。且有婢妾供服役。否則一饘一粥。日日艱辛。況五更耶。余曰。人不能爲境限。雞豬魚蒜。逢著便喫。固是曠達。若吞羶嚼雪。盤錯中之藥石也。亦奚不可。余能粥則粥。能五更粥則五更粥耳。而淡泊之勝於膏粱。則固人人

當知者。存余夜氣。不復強以責人也。

用蓮子三十者。以蓮子能交心腎。粥後一覺。或亦恃之。

京師觀劇。多演玉簪記。若茶敘問病。琴挑追舟。諸齣往觀。輒遇之。然不審潘陳之有無。及讀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瓊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玉簪記院本因此特潘之名不同耳。

困學紀聞。史記正誤。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斯言允矣。又謂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斯言非是。就左氏所載。攷之。謂邑姜夢不得以爲武王夢。則可。若謂薄姬燕姑之夢發於母。此遂不得發於父。是攷据穿鑿之過。夢豈有一定哉。

魏叔子言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者。十人而九。古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而先聖於四代。獨取殷輅。樸素

渾堅。故行地能久也。般人尙質而多壽。孔子序般書不甚詳。然雜見他書。及詩三百篇中。無逸稱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之年五十有九。祖甲三十有三。三般王享國如是。其壽命之長可知。然周公於二宗。則皆曰不敢荒甯。於祖甲曰知小人之依。咸與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者異。而成湯且百歲。今讀商頌諸篇。質肅明厲。使人不敢有機心惰氣。故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魏氏之論理之精者也。然其源實出宋沈作喆。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榜進士。有寓簡十卷。中有云。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於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甯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又云。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怪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爲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沈之論較魏尤詳。而魏氏則於勤之外。增以樸。余謂樸之理較精。然非勤則無以練神明而堅筋骨。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無不死者。死於安樂。不專主壽命言。亦未嘗有好安樂而轉可長生者。雖死猶生。雖生猶死。其故微矣。

困學紀聞引蘇魏公頌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宗孟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今人家子弟入塾。日讀斷爛時文。別無書可習。皆不學矣。尙何立乎。而飽食暖衣。因仍弗愧。致可歎也。

往嘗與汪慕杜承元編修言。人必無私。而乃可有爲。慕杜曰。必無偏。余曰。亦必無私。而乃能無偏也。不能無私。則愛憎好惡。往往因人。而不準之理。是卽偏矣。魏絳斬楊干。祁奚舉祁午。惟無私也。故斬不徇貴。舉不避親。否則因君之弟而宥之。因己之子而遺之。無私之私。非偏而何。

劉岳任贊。譏馮道忘持兔園冊。誠爲輕薄。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今之士大夫。於徐庾文體。多有不知者。是並不能以兔園冊譏之。不學而牆。斯爲甚矣。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註。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而晁公武以爲虞世南撰。有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以授學童。五代史。劉岳傳。馮道本田家。故岳與任贊。以兔園冊爲田夫牧子所誦。借以譏道。此困學紀聞集證所據。余考北夢瑣言。則以兔園冊。乃徐庾文體。又言道怒。因授岳秘書監。任授散騎常侍。且謂道形庸陋。一旦爲丞相。而兔園冊。村墅多以之教童蒙。故譏之也。

昔崔駟常不樂其子瑗。盛修殺膳。殫極滋味。東觀漢記。僅書此一事。瑗遂千古。然則吾曹何不樂自古傳者。何必不爲飲食之人耶。

余臥闔設床。旁必設一榻。便小憩也。一日余婦問曰。何謂之床。何謂之榻。告之曰。漢劉熙釋名。人所坐臥曰床。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言其鶴榻然近地也。婦仍不解。因曰。床之說可解。榻之說固未明。乃笑置之。因思釋名中。若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窗聽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皆妙。

困學紀聞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此論獨出。而江都汪中氏遂沿其說。爲宋世系表序。如云。自平固解璽。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諸語。皆仍伯厚。乃知文章祖述。各有自來。而創始者爲難也。

金陵某先生。精考證之學。然性嗇。客來論學。日午無脫粟之供。久之不復設茗具。乃與客期於中道。井闌上坐談。晏子曰。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先生人已並嗇。是愛也。小人之事也。先生獨未讀晏子乎。學而不免爲小人。學亦奚爲。先生休矣。

古樂有大忽雷。小忽雷。余讀鄼露赤雅。忽雷。鱷魚也。居溪渚中。以尾鈎人而食之。其枯骨齒生。用作樂器。聲極嘒啾。乃知忽雷之名。因魚而錫。

本朝殿廷試。凡書有譌者。以小黃紙籤其上。不知始於何時。惟記宋曾敏行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卻寫作鶴鳴。嗚呼。卻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刪定官充對讀。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果如其言。當時旣不以譌寫示黜。而雖在副本。亦必細審其言。正本不敢改易。使

正本譌寫。且必改易矣。而針穿記側。獨見周詳。今正本不得改易。副本則不觀。有一筆譌寫。則黜。是古之令寬而嚴。今之令嚴而寬也。其實古之令嚴而寬。今之令寬而嚴。

困學紀聞。檀弓筆力。左氏不逮。東坡亦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見費袞梁溪漫志。

晏子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宏脫粟布被。寇萊公蠟淚成堆。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處。人之賢不肖。固不在奢儉也。余獨異明宗之獎馮道。謂其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橐一束。及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豈以道愧衆人耶。道之大節何如。蓋並不得與公孫宏何曾比也。末節細故。誠不足稱矣。

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蛭蟻之轉。古固有此不平之事。人亦但問所遇何時耳。無字碑正自不妨。宰相須用讀書人。是語也。思之令人齒冷。

盱眙王約甫明經名。效成。自刊其文曰伊嵩室集。山陽魯君通甫敍之。謂其學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彙之變。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政。覬以挽季俗。救弊世。已乃鑿柄於時。苦性識狷疾。不能容容浮湛。無所據。其結轡。而壹發憤於文章。及乎不遇。取所箸書燒且哭。年五十餘。卒自湛於淮以死。余由魯君言以窺其文。誠可擲舉。元古揮斥壹切。然知其文者。卒鮮。余嘗以示桂林朱伯翰丈。凡匝月。仍歸余。他日見丈。丈無一語及之。丈深於文者。固如是。元文覆瓿之歎。古今皆同。宜王君生時。嘗致慨於桓譚不生。子雲難再也。

道光乙未。余初來京師。識梅伯言丈。丈與管異之先生。皆姚惜抱先生高足弟子。然異之先生則未之見也。後讀梅文。又讀管文。以謂梅文法備。管文理精。自丈與先生後。此事歇絕。未知金陵淪陷。後來子弟與高才生之四散者。尚有人否。二十餘年間。若陳君少蒼。王君雨嵐。皆未極其才而死。而兩君生時。亦未以文爲執一而精之業。甚矣。生才之難。而學之有成。其尤非易易也。

金陵治古文者。管梅外。惟雨嵐。管梅宗桐城。雨嵐才尤肆。而賦敍記書牘。浸淫漢魏六朝。於八家中。酷嗜韓柳。兵後。稟多散失。少蒼好讀子書。所爲文不多。死後。均不可覓。少蒼有虱我廈詩三卷。藏余處。雨嵐有靜虛堂類稿。皆其避地時追錄。聞亦無多。今其子不知在南中何處。此稟亦不知何如矣。思之愴然。雨嵐才雖肆。而文實逾逸。渾脫。其高簡。尤非近時爲散體文者所知。以所爲詩較多人。皆稱之。不言其文也。獨安吳包慎伯丈。歎賞其文。以爲不規樞桐城。去古尤近。少蒼所作少。其排宕縱辯。余以爲酷似韓非子。說難五蠹諸篇。惜皆不傳。

昌黎與崔羣書曰。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舍。或其人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茲數者。涉世之大。凡余皆有之。每歎誦昌黎言。不置。而於少蒼雨嵐所謂骨肉兄弟。且重其文章。不能決舍。而亦無可悔也。今皆死矣。嗚呼。

史家列傳。書事多互文。又有附書一二人。不另立傳之例。余讀南史鄧元起傳。附以羅研李膺。然元起傳

末既書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諡忠侯矣是本傳已結次爲羅研傳又次爲李膺傳二傳皆附故膺傳祇敘武帝因膺善對以如意擊席一事而餘仍敘元起事至篇終無一語涉李明乎李固附見於鄧傳也史法應爾然於鄧傳既以諡忠侯結之此處子鏗嗣句又似另結於法似未善且元起死於蕭藻元起傳篇終敘之而於膺傳又以此事結之使人讀之殊以李膺一傳爲贅於附書之例未合不如以元起死於蕭藻事與其母不肯入蜀事李膺諫伐巴西二郡事皆書於膺傳末於法爲完備也

余居揚州嘗與楊君季子朱君偉君汪君西谷食烹魚既徹隔簾見僕背立嚼其尾忽回顧余愧而去翌日乞退余佯爲不知慰撫留之婦曰此何爲者余曰食殘魚小故乞退則知耻昔顧榮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卽割炙啗之陰鏗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其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執炙者救之得免鏗遇侯景之亂行觴者救之得免人生世上何處非殺機亦何處非生機也

朱翌猶覺寮雜記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事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此與韓非子所載晉文公戰事岐出其言曰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問雍季雍季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役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舅犯言一時之



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同一文公戰城濮事。韓非所載。朱翌豈未見乎。而狐偃先軫。鼻犯雍季。岐出如此。且左國城濮之戰。皆未載文公行賞行爵事。亦未有雍季也。蓋其謀狐偃始之。而終之以先軫。韓非所載。當是別出。朱翌既不據左國。又與韓非不同。未知所據何書。俟攷。翌字新仲。宋南渡祕書監。中書舍人。桐鄉人。

左傳鹿死不擇音。林註音所。茆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茆蔭之處。是音卽蔭也。陰也。六經古書相假借者多。塾師爲童蒙講解。當先知此。

理所不能解者。則言數。數有不可信者。則言理。理常而數變。故君子專言理。若數。則委心任之。窮通得失。能以理言乎。忠孝節廉。可以數言乎。智者可知所從矣。

東觀漢記。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稌。明珠。芝英。華萃。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此亦可謂侈言符瑞矣。雖堯舜之世。能如是乎。國家休徵。理亦有之。要不可深信。深信則驕。驕則患氣乘之矣。

學子讀六經四子畢。不可不讀昌黎先生原道原性。尤不可不讀歐陽文忠本論。以其語明切。庶不致歧入異端。此初學之大防也。

朱子嘗修儀禮。不就。黃勉齋楊信齋繼之。乃使舊典備載。自古後學之於先哲。交相助者也。故讀書有得。

則記之。縱未成篇。以俟將來。必有爲後起之助者。涉獵而不著錄。則日力可惜矣。

應劭風俗通。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漢書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一

匹。孫子算經。四十尺爲一匹。今布帛一匹。則不拘此數矣。北朝舊制。民間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

乘九。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爲尋。有形則有聲。而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爲四十。故四丈爲匹。又小爾雅。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又云。倍兩謂之匹。

尸子曰。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然則察察爲明者何也。

任昉詩。好用事故。不得奇。詩固性情中事也。少陵詩。字字有來歷。不是專用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鋪敘

則拙矣。

明甯陵呂叔簡先生四禮翼。其教子弟。凡蒙養成人。言之詳盡。余觀近世人家子弟。方在襁褓。父母與戲。

遂期以科目。少長賓客。諛者羣曰。郎君他日館閣選也。及乎成人。師友薰習。都不外此。至於孝弟忠信禮

義廉耻。置不復言。蓋期望而督責者。惟富貴。於是幸而得科目。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吾旣已得

之。則侈然而驕。不幸而未得。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吾終不得之。則嗒然而喪。而孝弟忠信禮義

廉耻。則以爲非吾事也。叔簡先生所謂過隨年長。惡以老頑。是天地閒棄物也。然則教子弟者。無一日不

與言科目。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迂談。而科目實不可必得。是誤我子弟者也。無一日與言孝弟忠

信禮義廉耻。而以科目爲專途。□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旣漸亡。科目雖倖得。是亦陷我子弟者也。得而侈

然驕。則德不進。學不加。而有識者鄙之。不得而嗒然喪。或抑塞而致疾。或營謀而改塗。而徒貽父母之戚。

與羞。彼師友賓客不復過問。是又棄我子弟者也。天之生才難。成才尤難。余是以縱言及之。

王臨川送胡叔才序。謂叔才幼時。其父母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游資而遣之。試於有司。不合。邑人訾且笑不悔。及爲材進士。復試於有司。絀於不己知。欲歸慰父母。慚其邑人。因告之曰。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于中。而擲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訾且笑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慚者亦多矣。昔之訾且笑者。固庸者耳。豈子所宜慚哉。由臨川言思之。今之科目。卽所謂祿與位之榮也。余之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卽所謂置於聖賢之途也。使日與子弟言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以科目爲輕。彼子弟耳熟焉。幸而得科目。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不在此。吾固將進於聖賢之途也。必不侈然驕。不幸而未得。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方在彼。吾何有於祿與位之榮也。必不嗒然喪德。進而學加。而亦何至於抑塞而致疾。營謀而改塗。以貽我父母戚與羞哉。科目之得失。是有命焉。師友賓客。慎勿以爲重輕。而使天下之父母。終有負於子弟也。是則愛人以德之君子矣。朱子言貪利祿不要作好人。是志不立也。

曾南豐梁書目錄序。學者當於讀韓文原道原性。歐文本論後。熟玩之。

趙清獻公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斯言善哉。然則書言罪疑惟輕。孔子言赦小過。與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皆當分別觀之。未可以一概論也。

富鄭公謂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姦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蓋其時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故慮及之。乃雜引春秋洪範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之故。然則符瑞不可信。信則驕心生。災異不可不信。不信則玩心生。玩則敗矣。

司馬溫公以王廣淵除直集賢院。疏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君子謂溫公於是能愛君矣。不以君所用者顧惜而不言。且謂景帝世宗於是能知人矣。不以抗己而憎。不以順己而愛。可以爲用人之法矣。

朱子言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心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祇作文字看過。真是枉讀古人書也。余嘗歎誦此數語。因思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學優則仕。量而後入。前言往訓。味之無極。近世讀書作文字看過者多矣。六經四子。亦惟資爲考官標題用耳。旣取科目。遂棄置之。而及其當官。誰復憶生平所讀之書爲何如。居大官。遭事會。雖無下手處。則亦惟無下手而已。義理學問。蓋茫然不知。否則悍然不顧。骨寒毛聳。心膽墮地。聞朱子言。能無汗下。

山陽潘四農丈金賊臣崔立碑辨。以爲元好問。劉祁均不得辭其責。乃引元史與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及祁歸潛志。反復推論。無不允當。自古名流見義不精。皆死生一關未破。祁旣應元戊戌詔。試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必不如好問不仕野處之較可恕也。余讀其上梁文。如刼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歎。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諸語哀苦沈痛。未嘗不知清議之難免也。嗟乎。義利之辨未明。死生之關必誤。自古至今。又不獨好問與祁之可鑒矣。

大夫七十懸車。故古有投簪乞骸之事。而今不多見。昔呂端罷相。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若水曰。安有此。退謂同列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薄如此。遂立請罷。此等識議。近復誰知。果繫國家之重輕。去就必當自決。而眷戀者何也。

咸豐癸丑。余自揚州避兵。行時方初春。屋後梅花將開。有句云。東風作主須珍重。他日花開有夢來。及城破屋毀。梅遂不可問。因憶廳事前所懸童二樹所畫梅。亦不可得。其他沈石田山水。高且園鷹。與苦瓜和尚枯木竹石。皆未攜出。今讀和尚畫語錄。詞極簡古。不必論畫。文亦非近人所逮。是故讀書者不必畫畫者必讀書。和尚之論水曰。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踴躍也。以勇。襟洄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與大戴禮勸學相似。故余於所藏和尚枯木竹石畫幀。益憶之。

黃花道人朱齡字菊垞上元人工畫菊名甚盛後畫山水磅礴堅蒼久之尤渾逸年不六十死與余交十年中得其畫幾二十幅兵後散失僅留紅橋話別圖扇面一事迄今觀之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洵如苦瓜和尚所云致可珍也

山東糧儲道宋公思仁字藹若長洲人嘉慶間以政績聞於時歲丁卯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家方病仿謝石測字之術以自卜座客因公善畫蘭遂舉蘭字公曰蘭字古文作蘭門字有二月之形今適當十二月吾病殆不起蘭字中從東而俗書常從東東者十八日也此月十八日其吾長逝之期乎已而果然今以此術乞食者衆矣能如謝石者百不一見蓋以機觸者仍以理論也余讀獨學廬稿中有公墓誌載此事因記之

宋石守道所謂徂徠先生也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此十字殊不易少有近名之心則仁或偏愛義亦僨事蓋二者必交相濟也